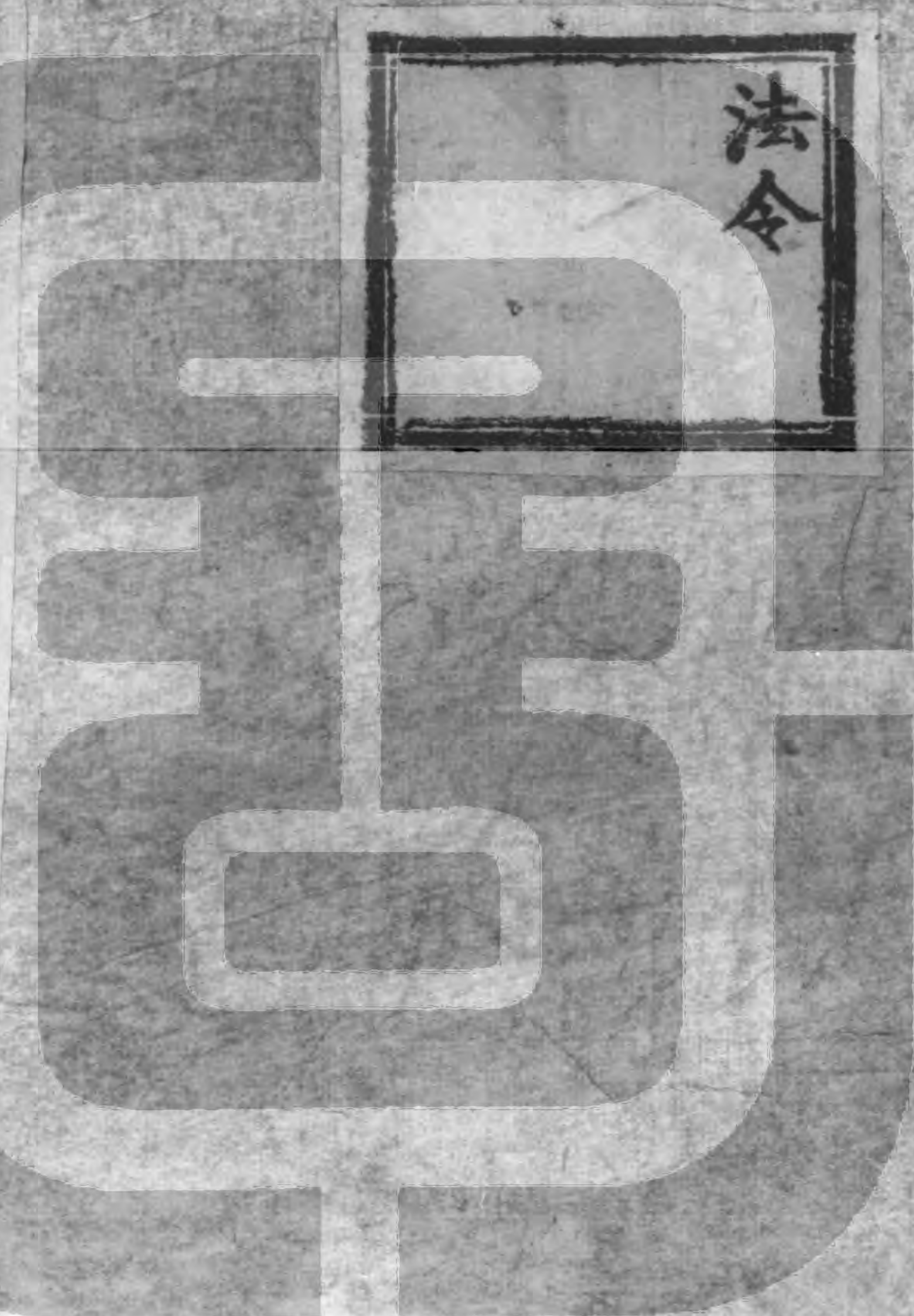


6244  
:93

法  
令

歷代名臣奏議

卷二百十  
之二百十二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

法令

宋太祖時。大理正高繼申上言。刑統名例律。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。親屬犯罪。各有等第減贖。恐年代已遠。不肖自恃先蔭。不畏刑章。今犯罪身無官。須祖父曾任本朝官。據品秩得減贖。如仕于前代。九有功惠及民。為時所推。慶官三品以上。乃得請從之。

時竇儀進刑統表曰。臣聞虞帝聰明。始恤刑而御。漢高豁達。先約法以臨人。蓋此丹書。輔于皇極。禮之失則刑之得。作於涼而弊於貧。百王之損益相因。四海之準繩斯在。如銜勒之持逸駕。猶郭郭之域羣居。有國有家。其來尚矣。伏惟皇帝陛下。實圖厥屬。駿命是膺。象日之明。流祥先於有截。繼天而王。垂洪覆於無疆。乃聖乃神。克明克類。河圖八卦。惟上德以潛符。洛書九章。諒至仁而默感。哀矜在念。欽恤

為悖。細欲自害而陳。文勢從微而顯。乃詔執事。明啟刑書。俾自裁。朝  
彌隆大典。責體時之寬簡。臣率土以遵行。國有常科。吏無敢侮。必以  
刑統前朝創始。羣彥規為。賈彼舊章。未經已從於撮要。屬茲新造。發  
揮愈合於執中。臣與朝議大夫尚書屯田郎中權大理少卿桂國臣  
蘇曉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典朝議大夫大理寺桂國臣張希遜等。  
恭承制旨。同釐考詳。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又馮叔向等。俱效檢尋。  
庶無遺漏。夙宵不怠。綴補紙成。舊二十一卷。今并目錄增為三十一  
卷。舊疏議節略。今悉備文。削出式令宣勅一百九條。別編或歸本卷。  
又編入後來制敕一十五條。各從門類。又錄出一部律內餘條。准此  
四十四條。附名別後。字稍難識者。音於本字之下。義似難曉者。并例  
具別條者。悉注引於其後。又慮混雜律文。本注並加釋曰二字。以別  
之。務令檢討之司。瞭然易達。其有今昔浸異。輕重難同。或則禁約之

科。刑名未備。臣等起請。摭三十二條。其格令重勅。削出及後來至今  
續降要用者。凡一百六條。今別編分為四卷。名曰新編敕。凡釐革一  
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。非干大例者。不在此數。軍定之初。尋送中書  
門下。請加裁酌。盡以平章。今則可在之間。上繫宸鑒。將來若許頒下。  
請與式令及新編勅兼行。其律并疏本書所在。依舊收掌。所有大周  
刑統二十一卷。今後不行。臣等幸偶文明。謬參憲法。金科奧妙。比虧  
洞達之能。丹筆重輕。徒竊討論之寄。將塵庸庸。唯俟嚴誅。  
太宗端拱初。廣定軍民安崇緒。隸禁兵。斬繼母。馮與父知逸離。今奪  
資產與已子。大理當崇緒。訟毋罪死。太宗疑之。判大理張必固執前斷。  
遂下臺者。雜議徐鉉議曰。今第明其毋。馮嘗離。即須端宗。否即崇緒  
準法處死。今詳案內。不魯離異。其證有四。况不孝之刑。教之大者。宜  
依刑部大理寺斷。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。議曰。法寺定斷。為不當。

若以五母皆同。即阿蒲雖賤。乃崇緒親母。崇緒有以田業為賜。親母水食不給。所以論訴。若從法寺斷死。則知送何事絕嗣。阿蒲何地托身。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。馮合與蒲同居。供侍終身。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。馮終身不至之養。所犯並準赦原。詔從昉等議。真宗時。龐籍擢群牧判官。因轉對上言曰。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。重武備也。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。群牧覆奏。乃賜一馬。三日延復借之。數日而復。樞密掌機命。反覆乃如此。平時百官奏事上前。不自批章。止送中書樞密院。近歲重書內降。候多於舊。無以防偏請。杜偉門矣。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殿府吏。法管贖金。特停任。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。輒自逃避。以官掖之親。三司遽罷追究。今日聖斷乃異於昔。臣竊感焉。祥符令檢下稍嚴。胥吏相率空縣而去。令生罷免。君是則清穰者沮矣。久之出知秀州。

三司使丁謂上奏曰。臣准詔開封府民吳遂遠。製造虛金。朕已決訖。准別敕配隸。合三司申明舊禁者。切以儉以制用。有國之彛典。奢則不遜。庶民之大防。國家撫育黎元。務厚風俗。而輦轂之下。塵肆相望。競造金箔。用求厚利。况山澤之寶。所得難致。儻縱銷鑄。實為虛費。今約天下所用。歲不下十萬兩。惜此上弊。棄於下民。雖王者在。莫不貴難得之貨。而有司守職。須條革弊之方。自今金銀箔線。貼金銷金。泥金。間金。鑿金。線金。裝貼什器。土木玩用之物。並請禁斷。非命婦不得用為首飾。治工所用器。悉送上官。違者所在捉搦。許人糾告。並以違制論。告者給賞錢。仍以犯人家財充。仁宗時。知洪州夏竦上奏曰。臣聞左道亂俗。妖言惑眾。在昔之法。皆殺無赦。蓋以奸臣逆節。枉賊失規。多假鬼神搖動耳目。漢之張儉。晉之孫恩。偶失防閑。遂至屯聚。國家宜有嚴制。以肅多方。竊以雷州東

引七閩南控百粵。編祝右鬼。舊俗尚巫。在漢樂巴。已嘗翦理。夏使近  
歲。傳習滋多。假託機祥。愚弄黎庶。勦絕性命。規取貨財。皆於所居壘  
畫魘魅。陳列幡幟。鳴擊鼓角。謂之神壇。嬰襦襪。已令寄育。字曰壇  
留壇保之類。及其稍長。則傳習祛法。駭為僮隸。民之有病。則門施符  
篆。禁絕往還。斥遠至親。屏去便物。家人營藥。則曰神不許服。病者欲  
食。則云神不聽殮。率令疫人死於飢渴。洎至止者。服用又言餘祟所  
憑。人不敢留。規以自入。若幸而獲免。家人所資。假神而言。無求不可。  
其間有孤子。單族首面。幼妻。或絕戶以圖財。或害夫而納婦。浸淫既  
久。習熟為常。民被非辜。了不為怪。奉之愈謹。信之益深。從其言甚於  
典章。畏其威重於官吏。竒神異像。圖繪歲增。邪籙祿符。傳寫日夥。小  
則鷄豚致祀。歛以還家。大則歌舞聚人。飲其餘胙。婚娶出處。動必求  
師。劫盜鬪爭。行須作水。蠹耗衣食。眩惑里閭。設欲屏除。搖木難運。結毒

於憲典。具有條章。其如法未勝奸。藥弗瘳疾。宜頒峻典。以革妖風。嘗  
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。臣已勅令改業歸農。及攻習錢灸方脉。所有  
首鈞到秩。兵神像符籙。神衫。神杖。魂巾。魂帽。鍾。角。刀。笏。紗羅等。一  
一千餘事。已令焚毀。及納官訖。伏乞朝廷嚴賜條約。屏莫屏除巨害。  
保宥羣生。杜漸防萌。少裨萬一  
竦為刑部侍郎奏曰。臣聞易曰。乾以易知。坤以簡能。易知則有親。易  
從則有功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得天下之治者。莫長於堯。而威於  
舜。聖政所躋。其易簡乎。易則可親。可親則大。簡則可守。可守則久。政  
大而久。則皇極建矣。國家觀天制法。省風設教。五十年間。致民富壽。  
但俗虧畫一之法。官徼長守之規。因事頒條。隨時立制。規利之政。細  
析秋毫。究權之法。如束濕薪。或令出木暮而復罷。詔下喻農而復更。  
或因徼幸之民。妄言利害。披米鹽之事。撻銖兩之奸。每煩詔條。頒下

郡國或連三司。衆官之議列前後。貫約之文。接簡連續。動至傳置。吏得因緣為奸。上下其手。以是而觀。恐非至治。漢初約法三章。治之而益其六。文景循守。幾至刑措。武昭之後。逮漢之東。制度滋繁。刑無定罪。新魏之釁。自此而生。蓋國不可多制。多制則法網素煩。政不可頻易。頻易則民意耗貳。先王利不百則不變法。蓋示民以久大也。書曰。無作聰明亂舊章。老聃曰。法令滋彰。盜賊多有。誠哉是言也。伏願陛下觀堯舜之治。推易簡之政。分詔能吏。刊一制度。垂之萬世。永為著定。若民有不便。事須更張。則詔曰。某事可如此。某事可知彼。彼辭繁瑣。一切勿用。表公朝之大體。示聖功之可久。令法家無出入之弊。下民知嚮背之方。率土溥天。於焉康阜。

珠又議刑書狀曰。臣聞先王象震耀而行殺戮。法五刑而用法。靡刑書之設有自來矣。虞舜定五刑之罪。皋陶制三尺之法。禹刑典。孔有

夏。湯刑作於商世。呂命陳三千之屬。李悝創六篇之制。衛鞅之行變法。鄴侯之約九章。漢景之定著令。應劭之習駁議。陳群之著魏法。賈充之刊晉律。陳氏則徐陵之因損。元魏則伯泉之校覈。後周則拓跋之詳定。隋室則高穎之評議。李唐損益其科。多所釐革。皆以恢張憲網。表正隄防。欲奸吏盡絕於析言。齊民不憂於悞陷。蓋念刑難復續。死不更生。獄成兩造。律正五刑。款辨既周。杳不可變。哲王所以惟郵良臣。所以疚心。但棘木無夜哭之龜。則四海受蓼蕭之惠。國家號令天下。條憲咸達。法家之文。或未評定。律令格式之科。刑統編勅之條。勢類相雜。牙楯不同。奸吏有市法之門。丹筆有悞書之罪。由是或刑因勢放。獄以賄遷。稍關科條。多從比附。或因循官路。不習憲章。但記不應得為之條。以決下民故失之罪。貧則從重。富則從輕。以是而觀。刑多出入。况鄉閭區訟。始自縣廷。而琴堂頗闕。於刑書。報罪致乘於

準的。未契皇朝好生之化。有辜陛下刑之德。誠宜聚刑審之書。求  
讞議之士。詔擇能臣。督其詳定。疑者正之。貳者一之。闕者備之。繁者  
省之。輕者加之。重者減之。然制書禁止之事。會刑統起請之條。及格  
式律令。聚為一書。罪必定刑。科無虛設。明分條目。同其美異。命工繕  
寫。重加考覈。名之宋律。編下州縣。令開卷無可疑之罪。結獄絕舞文  
之路。為皇家畫一之法。垂萬代不刊之典。惟聖作則。此民賴之。故書曰。  
惟刑惟法。其審克之。禮曰。悉其聰明。致其忠愛。以盡之。易曰。君子以  
明慎用刑。而不留獄。其是之謂矣。

竦為吏部尚書。又奏曰。臣聞帝德法天地。號令象四時。八世之君。靡  
不攸行。春夏無絙結。無肆掠擬。重曰。出輕繫。秋冬征不義。嚴號令。察  
阿黨。校田獵。蓋陽德發生。長育在候。靜事無刑。以順景風。高氣肅殺。  
閉塞成功。論獄報罪。以準陰德。漢制春夏不論重刑。新莽盛夏殺人

於市。萬方怨咨。不勝其罪。蓋王者不可逆天時。逆天時則民怨。民怨  
則和氣戾。和氣戾則旱蝗妖眚無所不至矣。易曰。仰觀乎天。俯察乎  
地。禮曰。應乎天而順乎人。語曰。惟天為大。惟堯則之。詩曰。不識不知。  
順帝之則。書曰。欽若昊天。曆象日月星辰。皆謂王者法天之道也。國  
家應運承統。光啓三聖。布和行惠。澤潤幽遐。但論決之科。有殊經義。  
下臣愚昧。私心疑惑。伏願陛下。隆守成之規。議變法之惠。詳觀六籍。  
取法四時。頒詔郡國。著為定式。應立春以後。立秋以前。不報死刑。式  
符時令。俾萬方知好生之德。天和無傷戾之妖。世而後仁。誠在斯日。  
右司諫劉隨乞禁夜聚曉散及造儀仗事。神狀曰。臣聞好生惡殺。性  
聖之大猷。先德後刑。前經之令範。成茲盛美。允屬公朝。臣近知侍御  
史李應言等。制勘京東李定祿等公事。干連甚衆。具獄聞奏。兩宮聖  
慈特加欽恤。除首四人。悉從寬典。所謂好生之德。洽於民心。朝野聞

之。無不相質。臣久磨外任。粗知其由。閭閻之中。似此多矣。不食葷血。迷謬相傳。誘之以天堂。怖之以地獄。夜聚曉散。謂之脩善。無識之民。多陷邪僻。原其本情。皆為妄求佛果也。目為不軌。恐涉非辜。愚迷者不知國法所禁。捕盜者但以獲奸為公。卒逢捕掩之期。遂求奔竄之路。計窮拒捍。或騁兇麓。捶拷及身。誣誤不少。聖情軫念。昭雪至多。足以見泣辜推人。感召和氣也。臣又伏見京東羣民間有拜岳大會。率歛財物。千百為群。造作王者儀仗。及有真假兵器。結束人物。私自推補。僭侈相尚。播率戶民。原其本情。皆為妄求福祉也。若不嚴行禁制。深慮別長奸宄。或因捉搦送官。恐將指為叛逆。既有乘輿之物。獄官何以申明。善遂寘於深刑。實慮成於枉濫。各宜曉諭。庶絕澆訛。且夜聚曉散之徒。為其虧損風教。已有條制。頭首及強梁者。處死。造乘輿兵器祀神者。慮其兇黨竊襲。所宜特降明文。臣欲乞似此違犯。其頭

首及強惡者。並從違制本法科罪。率從者勿治。仍乞以此二事散下諸道。令鄉村要路。粉壁書寫。重新曉諭。使民知禁。不陷刑章。庶明善教之方。用廣率人之化。

宋庠上奏曰。臣竊見當今正稅之外。雜賦至繁。詭制異科。醜名暴斂。原其所自由來。甚邇。蓋自唐室解紉。五朝挺災。屬王僭侯。盜據方國。壞合徹之典。取一切之宜。培剋無厭。禁令自出。於是身丁地頭之賦。農具牛皮之征。鬻酒則戶出麴錢。煮海則家增鹽價。雖與民更始。而弊制尚存。官司因循。憚於改作。故使堯舜之代。無桀貉之中。雖巨之愚。竊以為過。今縱不能蕩滌橫賦。以寬民財。猶當釐易舊名。少近王道。臣愚以謂可取雜名稅錢。及沁納之色。不務舊數。合為一統。削去季世剝害之品。作為我朝較畫之法。示之於民。則耳目易曉。委之於吏。則條貫難欺。錄於官曹。則文籍不煩。供乎財用。則稱謂差羨。比



舊人無秋毫之損。作新規有指掌之易。正變訛謬。盡於經筵。實天下之幸。如先臣所見。乞下三司。令子細勘會。見今天下諸雜稅錢外。所納錢名目。實百聞奏。然後取其實數。併為一號。逐年折變。自從舊法。斯皆防患制法。遭時垂統者也。臣伏見國朝以來。詔數下而建條。比隣連名。充曹切府。煩科碎目。與日而滋。每罰一辜。斷一事。有司引用。皆連篇累牘。不能徧舉。率不數歲。則別加論次。謂之編勅。蓋欲條貫飭盡。綱目畢張。大可含元。細不容髮。而抵冒未絕。風流寢溢。一令之下。則奸主令表。一禁之出。則罪出禁先。示於人。則若教誅。施於事。則如凝網。此皆不徇其本而求之於末。將欲措刑辟。躋仁壽者。不亦難乎。夫恢恢有條。重而必罰者本也。事事曲制。輕而易犯者末也。本不舉。則巨猾僥倖。末專任。則細民罹災。今之詔條。病在於此。陛下幸加大惠。惜皇猷之未暢。深詔執事。精覈舊文。欲因感時。遂定正律。臣以

謂不一勞者。不永逸。無遠慮者。心近憂。今雖定之後。必復改。何則。制度不立。而賢愚雜議。故也。為之計者。莫若盡取見行詔敕。與律文相校。律有本條。而敕意小異者。則改而入律。律無本條。而名項別立者。則編而為敕。况唐律之內。廢條已多。若擯去舊文。盡作新例。亦前王損益之常也。人情不能無過。王道禁乎太察。其約束之煩。語官司之小禁。宜一除蕩。蓋去之不足。害治體。存之徒以飭罪。拂法。輕不能繩。奸豪文密。足以汚良善。臣又聞王者之制。揭若日月。動如雷霆。其言易而文。其禁切而廣。伏見今之編敕者。繁長猥俗。與府縣文移無異。用字乖舛。遣辭重複。寧所謂明白溫醇之旨邪。實由不專任達識大儒。而多用執法之吏。夫法吏者。奉行其法。可也。寧制法之人。死古人有言。治國如治家。耕當問奴。織當問婢。今欲與法吏謀。致治之本。是由使奴織而婢耕。要其成功。不可得也。臣欲乞專委鴻博之老。及輔

獨大臣。商教數條。畧依律文為體。裁其辭句。第其輕重。約其義明。其文布四海。使誡朝廷之尊。傳萬世。俾知文雅之盛。仍自今以往。有臣庶上言。欲釐改舊法。建設條禁者。願陛下慎其俞旨。必先付之兩府。參之群吏。若前條確見其短。今文率以為便。可行於經久者。即下兩制。令以所陳之狀。去其蕪雜。取其精意。倣約律令者為章程。若事止苛文。不足發明利害者。皆寢而勿報。如此。則法不數變。而民知所措矣。多言者必難。臣曰。今若依律令以為教。天下官吏必不能曉。臣對曰。今天下所頒律令。曹局小吏。猶能引用。則似律之教。獨不能曉。邪。此膠柱之論也。又必難。臣曰。夫詔教者。多先帝所定。而不當改作。臣對曰。凡詔教之設。本臣庶上陳之見。真宗皇帝革興國之法。是皆不可乎。此守株之談也。臣又聞事不師真宗皇帝。革興國之法。是皆不可乎。此守株之談也。臣又聞事不師

古。商典寔譏。必也正名。魯堂假訓。雖文質異尚。訟釁有宜。至於辨尊卑。分職業。其實一也。竊見國朝故事。自使相及左右僕射以上。出與州郡者。皆曰判。六尚書節度使以下者。皆曰知。蓋以謂僕射而上品秩隆重。藩鎮之任。地望卑遠。故以尊臨卑者判其事。以小任大者知其職。及除佐官。則例曰同判之職。自京官以上。皆可任焉。今六尚書知州於上。京官判州於下。名既不順。理亦無稽。而又朝廷之儀臺省為重。近緣奇且。寔失典刑。尚書都省。尚書令之職也。今兩省五品以上。皆得權。判刑部流內銓。皆尚書侍郎之職。今或以知雜御史判銓事。或以外朝官判刑曹。自餘卿監之司。小官判者多矣。夫下邦支郡。大臣不得判。天臺帝省。小臣得判之。是重諸侯之藩。而輕天子之吏。臣竊以為過矣。又府史者。二人之名也。故自周禮至唐。令有其任者。皆曰府若干人。史若干人。今寺監見有其人。則併稱府史。此雖小吏

而名不師古。亦朝廷之所惜焉。幸陛下詔有司案前典。謬者正之。顛者序之而已。雖未能復治古之法。亦一時之制也。右臣所懷狂瞽。悉已條述。惟陛下財幸。

蘇舜欽上疏曰。臣謹按前志曰。白事之吏。民之仇讎。又云。急吏緩民。則是吏不可縱。政之大防也。臣竊見州縣之吏。多是狡惡之人。窺伺官寮。探刺旨意。清白者必多方以誤之。貪婪者則啗利以制之。然後析律舞文。鬻獄市令。上下其手。重輕厥刑。變詐奇袤。無所不作。苟或敗露。立便逃亡。稍候事平。復出行案。設有強明牧宰。督察太嚴。則締連諸曹。同日亡命。或獄訟未具。遂停鞫効。賦稅起納。無人催驅。近年已來。習成此弊。官長務從姑息。恐失大計。見其邪濫。不敢以法繩之。况此輩凶人。惟利是嗜。每糾以嚴憲。尚不悛心。何况縱之使亂正法。實政理之巨蠹。黎民之害馬。人雖切齒。無可柰何。蓋緣國家別無敕

條。以加檢束。臣欲乞今後州縣曹司有關。並於第二人戶上選差。仍令每五人互相為保。或逃亡者。立差官籍其家財。量取充賞。募人收捉。或過赦首身。亦乞流配別郡。如此。則不敢公然作過。以紊政經。舜欽又上疏曰。臣聞巨壑雖深。獸知所避。烈火至猛。人無蹈死。故應塊而蹶者。皆是玩水而溺者。有之。古垂此言。以諭刑辟。昔者聖人惡殘賊之害良民也。故明設嚴刑。大張憲網。必使易避而難犯。防微而杜原。約之不至煩苛。威之以令畏懼。奸究之輩。翻然革心。固而行之。自然刑省。苟務矜貸。則冒禁者繁。竊見官更多犯賊污。乃由朝廷法制稍寬。貪鄙因緣為弊。凡中人之性。本非大凶。皆以禁約不嚴。是為貨利所沒。手提刑憲。人不敢言。心恣誅求。下受其困。夫殺人者死。傷人者刑。古今之制也。殺傷之害。不過數人。今貪吏在官。民皆受苦。雖有轉運提刑。位皆尊崇。罕與民接。詢訪官吏。鮮得實情。苟無訟端。莫

可獲。知者或欲陳告。又非干已。臣欲乞今後官典犯入已贓。許諸色人陳論。得實者以其贓充賞。如此則必畏多言之人。亦防十日之視。苟卿所謂威厲而不誡。刑嚴而不用。此其得之矣。

右正言吳育乞禁匿名文字狀曰。臣伏見近年以來。多有造作謾忌之語。疑似之文。或不顯姓名。暗貼文字。恣行毀謗。以害讎嫌。或密聞朝廷。自謂忠赤。若是公直無隱。何不指事明言。若憑虛造作。必蘊邪謀。更與隱秘姓名。正使奸人得計。臣恐自今忠良立身。易為傾陷。國家舉事。便欲動搖。惑君害時。無大於此。在古之法。皆殺無赦。雖然陛下聰明。必不熒惑。亦不可使聖朝長此風俗。

右司諫韓琦乞止絕內降狀曰。臣竊以國家祖宗以來。躬決萬務。凡於賞罰任使。必與兩府大臣於外朝公議。或有內批指揮。皆是出于宸衷。且自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之日。有奔競之輩。貨賂公行。假託皇

親。因緣女謁。或於內中上表。或只口為奏求。是致僥倖日滋。賞罰倒置。法律不能懲有罪。爵祿無以勸立功。唐之斜封。今之內降。臺綱寢壞。為害至深。陛下聖德日新。屬精為治。惟此久弊。必而未除。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。必謂付外之後。自有攸司。執奏而止。其如中旨或至再三。不容一一論正。臣欲乞特降詔。今後除諸官宅皇族有已分事。方許於內中奏陳。自餘戚里之家。及文武臣僚。或有奏請事件。並於閣門及合屬去處進狀。更不於內中批旨。輒敢因緣請託。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旨揮。即望降出姓名。并為奏求人送。有司勸効。重行貶責。犯者斷在必行。如此則聖政無私。朝規有叙。右正言孫沔乞詔令先定議而後行狀曰。臣竊聞景德中。知制誥朱異上言。以所降命令不可屢改。應合更張。請先定議。如經久可守者行之。不可者止之。真皇謂事臣曰。此甚識治體。卿等志之。故景德祥

符之間。每下詔令。皆可遵守。竊見近來。臣僚凡有起請。或陳利害。隨  
即頒布。略無詰難。或未喻時。或方經月。有稱未便。又復衝變。去歲是  
收錢稅。今春權罷度僧之類。是也。故使如綸之言。渙汗之說。民未嘗  
以為必信。恐非國家致治之道也。臣欲乞今後中外。臣僚有所聞  
陳請者。若言禮樂。即下太常禮院。言刑名。即下審刑院。言天下錢穀。  
即下三司。言民間利害。即下轉運司。小事半月。中事一月。仰所屬衆  
官將前後敕條。詳定奏上。如係制度大事。即下兩制尚書省集議。委  
中書門下。更加審察。然後施行。亦朝廷謹重之意也。  
知諫院歐陽情乞禁止無名子詩。傷毀近臣。狀曰。臣竊見前年宋庠  
等出外之時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。傳於中外。尋而庠罷政事。近  
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。復作無名子詩一篇。畧  
聞其一兩句。臣自聞此。曾自疑駭。深思事理。不可不言。伏以陛下

視聽聰明。外邊事無小大。無不知者。竊恐此詩斷廣。須達聖聽。臣忝  
為陛下耳目之官。不欲小人浮謗之言。上惑天聽。合為論列。以杜奸  
諛。况自兵興累年。繼以災旱。民財困竭。國帑空虛。天下安危。係於財  
用虛實。三司之職。其任非輕。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。朝廷以積年蠹  
弊。貧虛窘乏之。三司付與堯臣。仰其辦事。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。  
堯臣多方展効之時。臣備見從前任人。率多顧惜祿位。寧可敗事於  
國。不肯當怨於身。如堯臣者。領職以來。未及一月。自副使以下。不才  
者。悉請換易。足見其不避嫌怨。不徇人情。竭力救時。以當身事。今若  
下容諛間。上不主張。則不惟才智之臣。無由展效。亦恐忠義之士。自  
茲解體。臣思作詩者。雖不知其姓名。竊慮在朝之臣。有名位與堯臣  
相類者。嫉其任用。故欲中傷。只知爭進於一時。不思沮國之大計。伏  
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。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。天下欣然。皆

賀聖德。君子既蒙進用。小人自恐道消。故只喧然務騰謗口。欲惑君聽。欲阻好人。不早絕之。恐終敗事。况今三司蠹弊已深。四方匱乏已極。堯臣必須大有更張。方能集事。未容展效。已被謗言。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紛。云堯臣更易官吏。專權侵政。今又造此詩語。陰惑羣情。若不止之。則陛下今後無以使人。忠臣無由事主。謗言固極。自古所患。若一啓其漸。則扇惑羣小。動搖大臣。貽患朝廷。何所不至。伏望特賜詔書。戒勵臣下。敢有造作言語。誣訐陰私者。一切禁之。及有轉相傳誦。則必推究其所來。重行朝典。所貴禁止諛巧。保全善人。

備又上奏曰。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。近為醜唐兵士。致兵士等作亂。攻劫州縣。驚動朝廷。上貽君父之憂。下致生民之患。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。其罪狀顯著。便合誅夷。朝廷慎於用刑。尚合勘鞠。至今多日。未見施行。竊以斷獄之議。不過兩端而已。有正法。則依法。無正法。則原情。今韓綱所犯。法有明文。情無可恕。謹按律文。主將守城為賊所攻。不固守而棄者斬。此韓綱於法當斬。有明文也。綱不能撫綏士卒。致其叛亂。但其棄城而走。情最難容。當初亂兵未有器械。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。又有官庫器甲。既不能盡力禦捍。又不能閉城堅守。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。全家上船。便棄牌印。城池而去。致兵之亂起。自綱身臨難。逃身而不死國。方今盜賊可憂之際。若使天下州縣皆效韓綱。見賊便走。則在處城池皆為賊有。陛下州縣誰肯守之。此韓綱之情。又無可恕也。綱之一死。理在不疑。外人但見拖延多日。未行斷決。皆謂朝廷好行姑息。漸有恩貸之意。又緣綱是大臣家子。作如此大過。生如此大患。犯如此大刑名。若曲法不行。即不知孤寒有罪者。何以行法。其韓綱伏望聖慈。出於睿斷。早賜依法施行。

脩又上奏曰。臣風聞大理寺近奏。斷德州公案一道。為一班行王守  
度謀殺妻事。止斷杖六十私罪。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。本因踰濫欲  
誘一求食婦人為妻。自持刀杖恐逼正妻阿馬。令其誣以好事。髡截  
頭髮。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。守度持刀在旁。逼令自縊。阿馬偶得生  
逃。臣畧聞此大槩。其他守度兇惡之狀。備於案牘。人不可忍聞。阿馬幽  
苦冤枉如此。而法吏止斷誣奸降以杖罪。竊以刑在禁惡。法本原情。  
今阿馬之冤。於情可憫。守度所犯其惡難容。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  
論。則守度誣奸不實之罪輕。迫人以死之情重。原其用意。合從謀殺。  
凡謀殺之罪。其類甚多。或有兩相爭恨。理直之人。因叢忿心。殺害理  
曲之人者。免與未死。須被謀殺之刑。豈比守度曲在自身。阿馬本無  
所爭。倍極陵辱。迫以自殺。虐害之情。深於謀殺遠矣。臣嘗伏讀真宗  
皇帝賜諫臣之詔曰。冤枉未申。賞刑踰度者。皆許論列。今之冤婦。臣

職當言者也。豈有聖主在上。國法方行。而令強暴之男。而敢逼人  
以死。臣恐守度不誅。則自今強者陵弱。疎者害親。國法遂隳。人倫敗矣。  
其王守度一宗公案。伏望聖慈。特命。中書細詳情理。果如臣之所聞。  
即乞行刑法。以止奸凶。

脩又上奏曰。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。張海等二三百人。未能敗滅。光  
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。不惟中外  
無備。蓋由威令不行。昨王倫賊殺主將。自置官稱。着黃衣。改年號。事  
狀如此。乃是反賊。使其不敗。為患如何。既敗之後。不誅家族。凡小人  
作事。亦須先計成敗。今使其事成。則獲大利。不成則無大禍。有利無  
害。誰不欲反。只如淮南一帶官吏。與王倫飲宴。率民金帛。獻送開門  
納賊。道左歡迎。苟有國法。豈敢如此。而往來取勘。已及半年。未能斷  
遣。古者稱罰不踰時。所以威激士氣。今遲緩如此。誰有懼心。遂致張

海等官吏休前迎奉。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于縣廳。恣其劫掠。鼓樂送出城外。其人敢如此者。蓋為不奉賊則死。不奉朝廷則不  
死。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。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。盜賊充勢。存此  
轉強。臣聞刑期無刑。殺以止殺。寬猛相濟。用各有時。伏望陛下勿徇  
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。尚行小惠。以誤大事。其宣殺兵士必有家  
族。伏乞盡戮於先化市中。使遠近聞之。悚畏。以止續起之賊。其李正  
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。亦乞斬於鄧州。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。畏恐。  
知國法尚存。不敢奉賊。從未只被迂儒之人因循不斷。誤陛下事。壞  
得天下事勢已如此。不可更循舊弊。有失威斷。惟陛下力行之。

脩又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。劄子曰。臣伏見近日賊吏葛宗古王克  
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污事殺。內葛宗古情理尤惡。臣伏觀去年朝廷  
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。上自陛下。供御之物。至於皇后宮嬪飲

食已承。盡皆減節。蓋謂調度至多。公私已乏。故陛下以身先天下。自  
行減刻。要供軍費。凡為邊將者。所得一錢一帛。宜思此物自生民困  
苦之中取其膏血。陛下憂勞之際。減自聖躬。如此得之。宜作如何用。  
今乃盜朝廷賞勞著夷之物。贖養求食。婦人全家骨肉。及供自己家  
口。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。量其如此用心。豈是愛君憂國忘身。  
破賊之人。何足愛惜。若律文已重。即乞盡行。更不減法。若舊法尚輕。  
仍望特加重斷。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分明。亦望早賜勘鞫。正行國  
典。竊慮議者為宗古等方任邊陲。宜從寬貸。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  
拘常法。如太祖委用李漢超。能捍寇戎。不為邊患。功大過小。理可優  
容。諸將守邊。未有尺寸之功。而先已踰違不法。外恃敵在。而欲望朝  
廷屈法姑息。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惠。而此三人不法如此。若更寬  
之。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。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



常法者。若用之。陰養死士。招延布衣。利啗敵人。賞勞將校。如此之數。皆不必問其出入。可恣所為。或其性本。閹畧偶。不點檢。誤用於私家。原其本情。亦可輕恕。若宗古等。故意偷謾。戒刻宴犒。蕃夷軍士之物。入己者。有何可恕之理。特減從輕。有何可贖之功。得以屈法。若此三人。不行重斷。則邊臣。知元昊常在。則可以常為不法。臣恐詭寇弄兵。事無了日。今取進止。

脩又上奏曰。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。必須合於物議。下悅民情。真宗皇帝初置諫官。詔書內條列六事。首言詔令不便者。許諫官論列。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。近聞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。風聞咸在陝西。為買百姓青苗。及轉般大麥。此兩事。大與西人為患。迺移都人戶極多。至今西人怨謗不已。願兵遵路。咸得轉般一事。人獲稍寧。今所降詔書。兩人一時褒美。善惡不分。無所激勸。使陝西人見者。必謂

朝廷咫尺。絕不卹念。西人不知西事。誤下詔書。美此與民為害之人。必轉生怨謗。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。咸等能積糧儲。故賜獎諭。蓋失於採訪。不知咸處置非方之事。致西民流移。怨謗之因。欲乞今後戒此失誤。慎出詔令。及戒勵羣臣。今後薦舉人。不得妄有稱美。其已出之詔。既不可追。臣只恐朝廷因此遂待卞咸為材吏。別有任用。却致敗事。臣職在諫諍。不可不言。

脩入上奏曰。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。與諸路轉運使。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。臣料朝旨如此。必是因韓綱酷虐。近致光化兵士。作亂。故有此指揮。竊以昨來光化兵變。雖因韓綱自致。其兵亦素驕。處置之間。須合中道。韓綱自當行法。驕兵亦合討除。如此兩行。未始得體。今若明行號令。徧約官吏。則驕兵增氣。轉更生心。長吏畏避。無由行事。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。竊慮朝夕之間。傳播中外。扇動羣

小引惹事端。然已失之令。既不可追。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  
令密切稟行。不得漏泄。而責則不生事。

脩又乞執奏干求內降。并報究回緣干請之人。狀曰。臣伏見諫官陳  
升之起請。僥求內降之人。每一府劾奏。干請者之罪。象朝三休奏施  
行。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。自後罕聞。敢求內降。以希恩賞者。以此見  
至公之朝。必信之法。可以令行而禁止也。然外之所謂恩賞一場。而  
小人之僥求無所不至。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。十次承准。  
內降。或為府司後行。或為官院媿媿。或為內官及干繫人吏等。本府  
每具執奏。至於再三。而干求者內降不已。至於婢妾賤人犯奸濫等  
事。亦敢上煩聖聽。以求庇闡。官小臣自圖免過。反彰聖君曲法之  
私。雖有司執奏。終許公行。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。臣今欲乞今  
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。依舊許本府執奏外。更乞報究回緣干

求之人。奏攝下府勘重行責罰。如本自行干請者。亦乞一就勘鞫。如  
原犯本罪二等。斷遣。其情理稍深。及干求不已者。亦許本府一面牒  
報御史臺彈糾。勘効施行。所貴止絕。小人干亂公朝。敗紊綱紀。

脩又論內臣梁舉直事。封回內降。狀曰。臣勘會本府見勘內官梁舉  
直公事兩曾執奏。三准內降。特與放罪。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。多是  
公然作過。不畏憲法。特干求內降。紊亂綱紀。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  
述。陛下特降明詔。許承受官司執奏。不得施行。布告天下。著為信令。  
今梁舉直累煩睿聽。干求不已。本府遵依前敕。再具執奏。未許  
公行。伏以曲庇小臣。撓辱國法。自前世帝王。苟有如此等事。史冊書  
之以著人君之過於中外。舉直此重於元犯罪。今縱未能法外重行  
以戒小人。干求內降。其元犯本罪。豈可曲恕。舉直苟為愛身之計。不  
思愛君之心。乃是小人全無知識。爾如臣忝息寵列於侍從。職在獻

制。合思禪補。豈可阿意順旨。為陛下曲法庇縱。小臣以彰聖君之失。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。謹具狀。獻進。制。

樞密副使富弼上奏曰。臣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。未嘗不以法制為首務。法制既立。然後萬事有經。而治道可必也。宋有天下八十餘年。太祖始革五代之弊。創立法度。太宗克紹前烈。紀綱益明。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。謹守成憲。近年紀綱甚紊。隨事變更。兩府執守。便為成例。施於天下。咸以為非。而朝廷安然奉行。不思刻革。至使民力殫竭。國用乏贖。吏負冗而率未得人。政道然而將及於亂。賞罰無準。邪正未分。夷狄交侵。寇盜充斥。師出無律。而戰必敗。令下無信。而民不從。如此百端。不可悉數。其所以然者。蓋法制不立。而淪胥至此也。臣今欲選官置局。將三朝典故。及討尋久未諸司所行可用文字。分門類聚。編成一書。置在兩府。俾為模範。庶幾綱稍振。弊法漸除。此守基

圖救禍亂之本也。

知諫院余靖乞宣敕並送封駁。可審有劄子曰。臣聞國家之興。必先於綱紀。號令所出。必正其源流。古者以四海之廣。萬務至衆。身已臨斷。慮其闕失。故羣司設官。以相維制。示至公於天下也。唐制凡有制敕命令。則中書宣行。進內書。可以付門下。門下審省。申覆以付外。施行。若有不便。並合封駁。改正。今之官誥。編書三有官位。各結題年月。則皆古之制也。國朝淳化中。始自樞密院分出銀臺通進二司。兼領門下封駁事。合兩制。已上主判。凡制敕有所不便者。准故事封駁。張詠向教中成。領此職。此時宣敕無不經應門下。近年以來。舊制坐廢。唯選人黃甲。猶准故事。其餘宣敕百無一二到彼。則是官有封駁之名。曾無改正之實。臣今欲乞凡有宣敕除處分邊事。機宜依舊實封入。遞。祭祀行事。敕仍舊差人送付本官外。其餘遞免官資。并降差遣。

及新造刑名。改更敕令。應是會身宣頭敕牒。並令中書樞密院准敕事進內發付門下封駁司審看申覆。如有校官非稱。斷刑失中。使未便於事者。則令封駁改正如此。則官司之守各有綱條。詔令所頒克正根本。紀律可振。無有過舉矣。其門下封駁司乞差剛正公平大臣主判。庶其舉職無可畏避。

叅知政事范仲淹奏贖法疏曰。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綿遠。蓋由積惠之深。臣請陛下自請至仁之惠下及民庶。以感動天地。此聖嗣無疆之本也。今有劄子一道為議贖法事。即乞降出。臣近親詔書會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等附編勅所同議贖刑。此陛下至惠深仁。被于億姓。天下幸甚。今諫官等再上言。乞令大臣定奪施行。臣欲乞特降聖旨。令中書樞密院同去見識官員疾速定奪聞奏。仍乞且贖杖罪已下清理輕者。所貴易行。

戶部判官包拯上奏曰。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。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。不可不謹。緣近歲以來。賞罰之典尚或因循。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。則賞罰何以沮勸乎。昔唐文宗問宰相李石。天下何以易治。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。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。伏望陛下臨決大政。信任正人。賞者必當其功。不可以私進。罰者必當其罪。不可以幸免。邪佞者雖近必黜。忠直者雖遠必收。法令既行。紀律自正。則無不治之國。無不化之民。在陛下力行而已。

拯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。上奏曰。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。莫測賞緣。盡由請託。蓋傾邪之輩。因左右之容。假援中關。久瀆聖化。洎陛下親覽庶政。首革茲弊。僥榮濫賞。人不能以倖求。頃年以來。此路寢啓。妨公害政。無甚於此。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人陰有交結。冒請勞效。以圖榮寵。或比緣罪犯。苟希橫貸。伏望聖慈。特降指揮。止絕。如更妄有

陳乞。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定先降指揮。依公執奏。毋得阿相上累明聖。

拯又論詔令數改易。詠曰。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。行之未久。即有改張。故外議紛紜。深怨於體不便。且詔令入主之大柄。而國家安危之所繫焉。可無慎乎。緣累年以來。此弊尤甚。制勅纒下。未逾月而輒更。請奏方行。又隨時而追改。民知命令之不足信。則賞罰何以沮勸乎。臣欲乞今後朝廷凡降事宜。申明制度。不可不慎重。或臣僚上言利害。並請先下兩制集議。如可為經久之制。方許頒行。其後或小有異同。非盡政害民者。不可數有更易。如此則法存畫一。國有常格。伏望少留聖意。天下幸甚。

拯又乞不用贓吏狀曰。臣聞廉者民之表也。貪者民之賊也。今天下郡縣至廣。官吏至衆。而贓污橫行。無日無之。洎具案來上。或橫貸以全其生。或推息以除其累。雖有重律。僅同空文。貪穢之徒。殊無畏懼。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。皆禁錮子孫。矧自犯之乎。太宗朝嘗有臣寮數人犯罪。並配少府監隸役。及該赦宥。謂近臣曰。此輩既犯贓濫。只可放命逐便。不可復以官爵。其責貪殘。慎名器如此。皆先朝令典。固可遵行。欲乞今後應臣寮犯贓抵罪。不從輕貸。並依條施行。縱遇大赦。更不錄用。或所犯若輕者。只得授副使上佐。如此則廉吏知所勸。貪夫知所懼矣。

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奏曰。臣伏聞禁中自盜發以來。逐月分布內。臣坐甲宿直。以至伐木坼屋。結繕脩垣。墻增置閤鍵。其於備豫之方。固亦甚至。然臣以事體酌之。恐為陛下計者誤也。夫體有尊卑。事有小大。尊者繫於君。卑者繫於臣。君而尸小事。則失所稱。臣而專大名。則非所宜。以人君之舉。所務必博大。所謀必經遠。崇位號以習民之

奉。備政刑以防民之喻。不廢禮以杜僭逼之萌。必行法以除暴亂之本。使通莫敢犯。遠莫敢陵。如此則寺成耕而上下無邪心。然後知天子之所以尊也。今夫衛士生變。事出非意。皆由朝廷恩過而不知感。官司令寬而不能禁也。為今之宜。其在一震威怒以示誅罰。正大法以絕其慢。舉大刑以討其奸。斥邪偽附下之類。先絕其萌。究賊亂犯上之徒。務去其根本。不怨無良而與衆棄。不漏有罪而示之公。法令既行。紀綱既正。以此御下。孰敢不虔。雖不增宮闈之警而其備備。不如省戶之衛而其守固。與夫區區徒細末之事者。不可同年而語矣。臣既聞陛下從頃年來。過自警戒。中宮之樂工已盡罷。後苑之獵具已盡除。其於謹天戒以飭聖躬。雖詩書所稱遇災備惠之君。遠不能逮。然於禁防之設。所舉者近而所忍者遠。所謹者小而所遺者大。臣切惑焉。伏乞聖慈。以臣愚言。命公卿大夫當廷公議。一舉法令威

刑之柄。以除邪偽。賊亂之階。庶主威益尊。國命益振。內患既弭。外虞自除。則天下幸甚。

同知諫院吳奎上奏曰。臣伏見陛下十數年以來。每降詔令及所行事。為橫議所移。或奸謀所破。中外不甚為信。以此皆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。行之雖銳而不能久也。自明堂下詔杜絕內降。忠賢莫不增氣。羣小莫不革心。願陛下謹守前書。堅於金石。雖甚寵愛之人。如敢私撓。必加之罪。如是。則太平之風有望於茲矣。

知諫院范鎮上奏曰。臣伏見近降指揮。今後傳宣。除依得法律賞罰外。餘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。今日十八日。一日之中。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。俱是過恩不合法律。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。臣竊謂陛下近降指揮。可謂萬世法。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。大臣在陛下左右。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。欲法行四方。安可得哉。

夫天子之言出而為令。大臣廢令。在法不赦。伏乞明正。中書樞密大臣之罪。以示天下。使人知陛下之法不可輕廢。

鎮又論法令數變。狀曰。臣伏見本月十三日。殿直寄班鄧維一。為私役兵士備屋。致屋倒壓死兵士。進呈特勅。停京西路編管。經息未得叙用。十五日傳宣與免編管。其法令數變如此。又道士李可壽。本初與三司吏人陳知深善。及陳知深犯賊。李可壽轉託鐵佛寺僧。初不知情。已從重斷。李可壽因緣內降。遂不問罪。其法令不當如此。所有鄧維一乞依前降旨。揮依前編管。李可壽亦乞依法施行。以絕奸倖。今一殿直一道士。至微賤者。而能開通中禁。變陛下法令。大臣不能奏論。後有大於此者。將如之何。伏乞陛下與大臣更相飭屬。設報紀律。無使小人數變法令。則天下幸甚。

鎮又論御史論陳執中失實。狀曰。伏以陛下置御史。以達聰明。非使

其亂聰明也。以防讒慝。非使其為讒慝也。今御史以死罪中傷大臣。為讒慝。以亂陛下聰明。陛下置而不問。何以使風俗不為險薄也。臣請以一二言之。初御史言陳執中騶從毆殺人失實。又言阿張毆殺女使。亦失實。自顧二事皆失實。業已觸大臣無以解也。於是乎構大臣陰事。必不自明者。以聞於陛下。以為陛下疑。此所謂御史為讒慝。以亂陛下聰明也。若如御史所言。禽獸有不為者。況國樞乎。陛下謂御史言必可信耶。請以騶從及阿張事卜之。御史言騶從毆殺人者。開封府鞠勳。乃是某人。非騶從也。言阿張毆殺女使者。乃是執中指揮。非阿張也。初執中女使付外時。觀此二事於人情或有者。而御史皆已失實。何況於人情無有。禽獸所不為者。加諸大臣。而以疑陛下者乎。其疑固可決矣。今御史言諫院無人者。不過謂不言執中騶從毆殺人。阿張毆殺女使。及執中陰事也。其騶從與阿張固已虛妄。

非諫院所宜言也。執中陰事。非所宜言也。而御史言之。以為方。以為  
為稱職。以為直。此等事。果為直邪。果為稱職邪。果為方邪。皆為險薄  
之習也。臣之所耻言也。言之非陛下任臣之意也。陛下降詔。以戒險  
薄。若置御史而不問。是徒以文告而不以實責之也。臣志詔旨。雖日  
下。而險薄日以益也。陛下誠能以臣前所上四狀。若令狀降付御史。  
使之自覺。知自覺悟。然後下詔。斬決御史。以示天下。庶幾風俗可變。  
而險薄可戒也。

右司諫馬遵上奏曰。臣竊聞有內降指揮。差臺官吳中。復往澶州。取  
勘張懷恩。李仲昌。隋河。不公等罪。事後中出。不知所來。內外聞之。無  
不疑駭。何則。從來仲昌等。安違朝旨。輕壞河事。枉費財力。罪固不輕。  
朝廷雖行降責。而臺官累有彈奏。乞實重典。尋有旨。揮止。令經赦。未  
叙而已。各人降官。已經數月。未知今者。陛下聖聽。得於何人。而有此

特旨。尚者臺官力言而不用。今以或者之言而行之。既差臺官推勘。  
而又監以內臣。是臺官未足取信於陛下也。中書者。陛下執政之司。  
事無不聽。疑則勿用。用則勿疑。今差臺官置詔獄出於內降。而中書  
奉行文書。初不與議。執政之任。豈如是乎。是中書亦未能取信於陛  
下也。中書者。陛下腹心之地。臺官者。陛下耳目之司。所以倚責而成  
治也。若陛下外疑耳目。內疑腹心。內外交疑。而無所倚責。臣恐聖慮  
日勞。而多門之弊。或生於其間矣。然則判章飛語之事。或可緣間隙  
而興。優游無為之治。未可以歲月期也。可不惜哉。李仲昌等。雖法外  
重行。正合臺官前日之論。無可議者。臣今所言。蓋為國家政體。惟陛  
下選擇

遵又奏曰。臣近為朝廷差臺官置獄。一出內降指揮。國柄動搖。物議  
騰沸。臣以當職。兩具奏封。尋以齋宿行事。未敢繼陳。章削干。難獲之



嚴。如聞內臣傳宣。惟促。雖有降文字付吳中復等。中外聞之。浸以。駭。何則。朝廷賞罰。自當公行。禮曰。爵人於朝。與士共之。刑人於市。與衆棄之。皆謂公也。今仲昌等。二小臣犯法。非急切幾事。若陛下聞之。語言。見之文字。即宜付外施行。若謂已經中書。則宜移之審院。何煩內降文字。駭物情。而損國體哉。緣內降之弊。害政之大者。皇祐明堂之後。嘗有特詔止絕。天下歌舞。流為頌聲。今陛下享壽昌之慶。行恭謝之儀。肆赦改元。新天下之耳目。豈可却行弊事。壞皇祐之成憲。取更民之深譏哉。若習以為常。行之不已。臣恐事日多。聖心日勞。非所以成簡易之法。取康寧之福也。然則威權可易。紀律可隨。自古亂階。由此途出。漢唐不遠。歷鑒甚明。不可不深思。不可不熟慮。伏望陛下。博衆公議。特出英斷。追改前敕。以李仲昌等文字付外施行。若謂已經中書。即乞改付樞密院。仲昌等苟有深犯。自存嚴科。如此。則獄合

乎大公。而一代之典可用。推綱歸乎至正。而多門之弊不生。制治保

案實由此路

殿中侍御史趙抃論內降指揮疏曰。臣昨自四月至七月。累次論奏。李仲昌等脩河敗事。乞重行貶黜。雖朝廷量與責降。然亦未快羣議。陛下采收下情。憫傷重役。將窮究仲昌等罪狀。正國家之典刑。宣諭中書輔臣行之可也。若事有干涉。付樞密院治之可也。奈何一旦事從中出。差一臺官以訊劾之。遣四內臣以監視之。總及數日之內。三出內降文字。張皇大獄。中外驚駭。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。誰為奏陳。今起二小臣之獄者。孰與評議。所可惜者國體之重。不詢於公卿大臣。政事之權。乃付之宦官女子。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。始不預議。終無執持。將順奉行。焉用彼相。臣恐斜封墨敕之弊。不足罪於昔時。告密羅織之風。復基禍於今日矣。臣愚伏望陛下。特賜旨揮。追

遂內降之命。檢會臺官并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。詳酌重行貶竄。如此。則朝廷綱紀不遂墮壞。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。

知諫院呂誨乞禁止臣寮上封章告人之罪狀曰。臣竊以著令臺諫官許風聞言事。蓋欲廣其採納。輔益聰明。邇來中外臣寮密上封章。告人之罪。既非職分。實亦侵官。而又事多不根。言無指實。理非干己。情緣報怨。甚至詆訐平素之實。暴揚曖昧之事。朝廷既難明辨。善人無以伸冤。刻薄之徒。寔成風矣。况禮貴徒善。法許自新。日月既已經久。赦降自當洗滌。事儻涉於厚誣。理固宜於反坐。臣伏乞今後非在言職輒以章奏指訐他人。日前過犯及事非干己者。即以所上文字付有司鞫劾。在外則置院推勘。所貴止絕狂妄。素煩旒扆。仍乞詔示中外。嚴行遵守。

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。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始。人心未安。恐有大

姦陰謀無狀。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。使之周流民間。密行伺察。當是之時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。則鈇鉞隨之。是以此屬皆知畏莫敢為非。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。上下安固。人無異望。世變風移。宜有釐革。而因循舊貫。更成大弊。乃至帝室姻親。諸司倉庫。悉被此屬量其過失。廣作威福。私受貨賂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。所憎則舉動言語皆被詬譏。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英才以為公卿大夫。而猶不可信。顧任此斷役小人以為耳目。豈足恃哉。今乃妄執平民加之免罪。使之幽繫囹圄。橫罹楚毒。幸而不自誣服。僅能辨明。若更不聽有司詰問。元初巡察之人。少加懲誅。臣恐此屬無復畏憚。愈加恣橫。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。豈合祖宗意哉。

韓琦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疏曰。臣近聞虎長行武營引見日。唐突告論本指揮使閔元部轄嚴緊。及將人口上京。下軍頭司取責。

至送開封府勅鞠。竊如本府勘得武贊各從杖一百之斷。臣竊以軍中之法最為嚴重。苟從寬弛。為害匪輕。其武贊既陳告部轄將校不公。自有殿前馬步軍司合屬去處。引見之際。咫尺天威。固非軍人論事之所。及將辯訊。又多誣罔之辭。蓋近年兵卒驕縱。類率如此。國家屯置師旅。衆踰百萬。一營只委將校數員。若鈐制稍嚴。便即拮据小過於引見之際。唐突論訴。朝廷不以大體斷之。兩皆獲罪。必恐此後兵卒將校漸廢階級之制。但務姑息。以求無過。若一旦邊境有急。使其亡軀命而赴湯火。必不能為陛下用也。陛下誠宜於泰寧之辰。深戒有司。凡百軍旅之事。常以訓戒為意。有違犯者。時以重法行之。其將校苟非大過。止因部轄嚴峻。兵士所怨。取細事以致其罪者。亦當捨而不問。所謂懲一卒而警萬衆。兵小慈而行大仁。惟陛下熟賜財詳。天下至幸。

三司使張方平論中使傳宣諸司煩數狀。曰。臣竊聞近日中使傳宣諸司煩為煩數。其至三司日或數次。臣聞土言。惟作命。百官承式。洪範五事。言曰。從。從作乂。故王者之言是謂號令。令出惟行。不行則權剛虧矣。今夫屑屑冗微之事。皆賤者之所親。責存攸司。各有程式。發翰督促。動煩宣下。所司既被受其有不可奉行者。又須稟復。或却寢罷。下成廢命。上為損威。習以為常。恬弗之恠。欲乞今後除有指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旨外。自餘細務。合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。只乞傳宣中書樞密院劄下。逐處有司。或敢違慢。自應各行勸責。即事不急速。不容留滯。即乞宣付入內。內侍省相度。事體緩急。須即施行者。具錄宣旨報下。所司所冀出納有章。上下得體。考平上刑。論曰。臣聞昔在成周。惟賦文王克明德。慎罰。武世生亦式。謹由獄。周公制六典。蓋以禮正其本。刑防其末。弼成五教。民協

于中爰及成康乃至措而不用。夫子曰：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耻。齊之以禮，有耻且格。又曰：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。故叔向以為三辟之興，皆叔世也。漢自文景之後，朝廷立大制度，行大誅賞，輒會諸儒斷以經義，亦能議事以制，尊君卑臣，辨是非，其論優大，故三王而下，漢道為粹。東都之後，法稍煩密，南北異俗，不勝其敝。噫！世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其本先弱，勢安得長？故世雖平而易危，國雖盛而易敗。由乎制度不素立，禮義不在人，譬諸大厦，巋然而柱石不固，豈其久之勢？萬目參然而網維不緝，固必紊之道。為國而禮法不脩，其何以致理？近在唐時，禮刑煩雜，禮既煩年而數革，法或一代而再脩。貞觀顯慶，遠立異同之制，永徽開元，則有前後之格。諸儒立異，互出胷臆，法吏迎合，旋為輕重。奇請亡比，至於几闕，自明習者不能徧睹，是以郡縣承用者，駭陷懸懸於上，難元元之不達，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，故奸

吏得以因緣為市也。我太祖皇帝既大一統，恤刑辟之多濫，始創群國立司，冠之官。太宗更置審刑，衆職以覆天下之獄。先皇復置提點刑獄之任，以分部四方，申下民之枉，察群吏之違。是皆聖人竭情盡心，哀矜軫恤之旨也。自陛下臨御區極，欽恤庶慎，急謀故之罪，寬縱出之罰，壹室決事，明過漢宣，大官咸膳，仁勝唐文，有慘怛之愛，有志利之教，其可謂感惠矣。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善人為國百年，可以勝殘去殺。我有宋之在宥，天下逾八十年，一統無外，清寧治平，惠教加於蒸人，其陶冶深矣。然刑未能措，獄繫尚蕃，其故何由？蓋禮失於正本，令急於防末，上之寵貨物，漁財利之路多，完推封占之門，衆聞之以權豪富人，依公法為私奸，侵剝黎民，吏務因循，或引賦賄不能抑，疆扶弱獄奸不平。是以小民業感窮而思盜，為盜賊竊偽以偷免飢寒。子曰：古之知法者，能省刑本也。今之知法者，不夫有罪未

矣。夫不原民之所以獲罪。而賞吏之能發奸。而得其情。是猶大開欄  
牢。高張罟羅。舉鳥獸之獲。而歸功於弋獵之師者也。故夫吏者舉法令  
而檢非違。牧民而導之以善者也。而乃苛刻者巧弄而高下其心。簡  
放者愆畧而鄙俗其事。不才固為猾吏所賣。才者或為豪人所買。求  
進者微文曲致。以附會上意。養望者宥故未減。以取悅衆心。家自為  
評。人執所見。至有罪均而輕重殊罰。科同而淺深異比。一切之弊。皆  
歸乎民。誠願朝廷觀法周漢之舊。深議禮刑之中。損游裔兼弁之業。  
益節其靡汰之費。稍寬利路。以優齊人。剛定律令。芟其蕃異。詆欺文  
致。毛細之法。一皆蠲除。務從省約。使易遵守。為大宋一典。須用乎天  
下。豈徒當世之利。國分無疆之澤也。臣言雖闕畧。不該時術。豈不近  
乎清源。止本之論歟。其時所允急。繫朝政之得失。人倫之厚薄者。畧  
舉于末。冀正其大紀焉。

方平又上奏曰。伏見近歲臺諫及按察官等。多叢人積年罪狀。及有  
奏劾之事。輒請不以赦降原減。作法於陳。甚非治道。赦書之文。亦敢  
以赦昔事言者。以其罪罪之。所以省刑本而著至信也。人之多僻。其  
亦久矣。在於中人。孰能無過。若以一青之故而為終身之累。臣恐舉  
世無全人矣。既經赦宥。許之惟新。忽復追論。誰將自保。快一時之小  
忿。失天下之大信。相沿弊迹。寢成險俗。棄瑕錄善。義則不然。伏望特  
降詔書。明諭中外。今後言事及按察官等。不得發人累經赦宥之事。  
及乞不以赦降原減。上資忠厚之風。凡擬大公之心。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一

法令

宋英宗治平間。知諫院司馬光乞今後有犯惡逆。不令長官自劾。疏曰。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。俗化陵夷。不肖愚民。犯分侵禮。無所不至。此朝廷所宜留意。不可忽也。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。以為借父耜。鋤慮有惠色。毋取箕帚。立而誅語。抱哺其子。與公併倨。婦姑不相說。則反唇而相稽。以今閭巷之民。旦夕所為。如彼數者。皆何足言。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。相繼事叢。以京邑之中。猶有如此悖逆之民。况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。臣竊見刑部格勅。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。州縣長官量事貶降。隱而不言。委錄事參軍糾察。聞奏刑統。參詳。脩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。今後刺史以上。附表自劾。以敦風教。責與不責。並聽勅裁。朝廷近年務行寬政。更有故出人罪者。率皆

不問或小有失入。則終身廢棄。以此民有謀殺。及毆詈尊長者。州縣之吏。專務掩蔽縱釋。惟恐上聞。往往止徒杖罪。斷遣。少肯廢以正法。蓋避自劫之耻。務為身謀。遂使頑民益無顧懼。名教風教。其實壞之。王者之政。當善善惡惡。若寬此悖逆之民。以為仁政。臣實愚淺。未之前聞。況教化之失。風俗之弊。任其責者。豈特州縣長吏而已。若長吏隱而不言。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。斯亦難矣。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。及附表自劫二條。更不施行。在京則委糾察刑獄。畿內則委府界提點。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。常切覺察。刑獄官吏。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。寬縱隱蔽。不依正法。勘鞫斷遣者。並畫時糾舉聞奏。隨其輕重。各以故出人罪論。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。委臺諫官察訪聞奏。取進止。

先又乞罷刺陝西義勇狀曰。臣昨日上殿。為言乞罷陝西義勇事。陸

下宣諭。臣以為命令已行。臣退而思之。不勝憤悒。終夕不寐。深惜陛下此言之失。臣案周易損之初九曰。不遠復。无祗悔。元吉。祗大也。蓋言人誰無過。雖聖賢亦不能免。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。故雖有小悔。不至於太。而終保元吉也。其上六曰。迷復凶。有災眚。用行師。終有大敗。以其國君凶。至于十年不克征。蓋言失之已遠。迷而不復。無事不凶。而人君尤甚。故孔子贊之曰。迷復之凶。反君道也。自古明聖之君。聞一善言。而立為之變更。號令者多矣。不可悉數。唯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。號令已失。無以抑奪臺諫之言。則云命令已行。難以更改。乃遂非拒諫之亂世。陛下新臨大政。當求善無厭。從諫如流之時。而亦有此言。天下將何望焉。且唐室以前。諫議大夫拾遺補闕。皆中書門下省屬官。日與中書令侍於天子之側。議論大政。苟事有關失。皆得隨時規正。今國家凡有大政。唯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。深嚴秘

密。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。及詔勅已下。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。或  
事有未當。須至論列。又云。命令已行。難以更改。則是國家凡有失政。  
昏不可復救也。如此。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。諫諍之官昏可廢也。  
以臣所見。但當論其事之得失。言之是非。不當云命令已行。不可改  
也。今陝西一路之民。小大皇皇。正如在湯火之中。若忽得朝廷指揮。  
云所有義勇。且住據刺。其已刺手背者。並給與公憑。放令還便。得出  
湯火之中。死而復生也。其誰不歡呼鼓舞。感戴聖恩。豈有一人云命  
令已行。不當復改耶。陛下萬民之父母。萬民陛下之赤子。豈有父母  
誤墜其子於井。而曰吾已誤矣。遂忍不救邪。昔舜稱堯之德曰。稽于  
衆。捨已從人。仲虺稱湯之德曰。用人惟己。改過不吝。臣願陛下勿以  
先入之言為主。虛心平意。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。果然為是。為非。若  
其是歟。即乞早降指揮。罷刺陝西義勇。若其非歟。即乞如臣前來所

奏。特賜降黜。別擇賢才而代之。所有命令已行之言。必望陛下自今  
永以為戒。不可使天下聞之。塞絕善言之路也。

翰林學士張方平請減刺配刑名。劄子曰。按歷代刑法之制。蓋自漢  
文除肉刑。而用笞令。于後沿革。世有增損。大體笞杖。徒流。大辟。為法  
五等。至隋高穎以經世之才。議定科律。笞以一十至五十。杖以六十  
至一百。徒以一年至三年。流以一千至二千里。大辟以絞斬。獨損前  
代鞭刑。梟首。繫裂之法。輕重之準。識者以為盡天下之平。唐室遵用。  
惟加流刑。以二千里至三千里。然而笞杖皆用竹。其徒流者不加杖。  
若加杖者。即免役。諸犯徒。應居作者。在京送將作監。婦人送少府監。  
縫作。在外者。供當慶官役。婦人配春。犯流。應配者。三年俱役一年。加  
役流者。流三千里。役三年。若家無兼丁。與工樂雜用。太常音聲人。及  
習天文。并給使散使者。方加杖。免役。還充本色。皇朝建隆四年。太祖



皇帝神智英武。自立一王之法。始建折杖之制。一百折二十。以次為差。杖制用木而大於箠。各有重輕之令。犯徒者加杖免。役犯流者加杖配。役其情罪尤重者。更為加杖刺配之法。逮今百年。雖累聖以慈怒御天下。欽恤慘怛。留神刑典。而科禁條章。其實煩密。四朝編勅。自建隆開寶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天聖慶曆八經詳定。門曰滯廣。其刺配之條。比前代絕重。前代加役流。既不加杖。又役滿即放。或會赦即免。今刺配者。先具徒流杖之刑。而更黥刺。服役終身。其配遠惡州軍者。無復地理之限。祖宗之世。此條尚稀。臣嘗檢會祥符編勅。刺配之罪四十六條。天聖編勅五十四條。今慶曆編勅九十九條。諸條禁奏取旨。又七十一條。比之天聖。蓋已增倍。其間亦有一條。該刑名數節。詳而究之。比祥符勅。幾三倍矣。銅鐵條繫。扶老携幼。道路相望。不得至配所。而死溝壑者。蓋不可勝計。州郡積多。往往奏乞住配。臣恐更

歷年載遠。方小郡流配益眾。漸成淵藪。其強猾不逞。念已隔絕鄉里。親戚不復。更自顧藉。屬階忠萌。亦嘗起於所忽也。故臣前曾上言。乞差官據慶曆編勅。及贖降勅。諸刺配條。重行詳定。議後咸除。其情理盡害。顯為人患。不可存之鄉閭者。須用此法。諸緣茶鹽酒麴銅礬冒禁。以規財利之類。約見行刑名。輕重別立居役之法。合配遠惡州軍者。合實役七年。配三千里外者六年。千里外者五年。配隣州者三年。至供當處官役。不用赦降原免。人情安土。且開自新之路。咸遠送之勞。息流離之苦。州郡役事。亦足資助。譬若募本城役兵。頗省衣糧之給。又以少清刑本。上洽和氣。消遠方之釁兆。廣仁政之大體。其於治道。實繫隆舒。

方平又請刑定勅。令劄子曰。竊見天聖中。刑定編勅。於今累年。比來鄙庸之人。意慮淺近。不識大體。妄陳利害。朝廷輕聽。往往行下。自邊

事之後。未議蜂起。條令錯出。舊章報亂。郡縣承用益駁。奸吏因緣出入為故。導民偷薄。動開爭端。亂獄滋豐。民用怨苦。臣聞時行焉。簡易以信之謂也。方今之政。所謂文敝。其民利而巧。蕩而弗靜。勝而無取。為救之道。在簡而信。臣愚謂宜刊定法令。以明示民。選命近臣。達政體通時務者三兩員。慎舉京朝官之明曉。法意練習民事者五七員。類聚天聖編勅後條令。其毛細苛冗者。蠲除之。違異重複者。考正之。必事理精審。條目簡便。有輔於政者。存為著令。夫子曰。古之知法者。省刑。本也。今之知法者。不失有罪。末矣。夫然後官知守法。吏息舞文。民有措其手足。茲當今之切務也。

知通進銀臺司韓維上奏曰。臣近以黜呂誨等。勅不由門下封駁司。嘗面具論奏。及兩上章乞正官法。並未蒙聖慈施行。臣伏以紀綱法度。聖王所以維御邦國。使不危而安者也。其所措意。皆關諸盛衰。固

不為一日設也。譬之猶舟之有維楫。馬之有銜轡。今有人于此。將假

二物以出萬里之塗。而自毀其維楫。絕其銜轡。則人人知其有奔債

沈溺之憂矣。臣近對崇政殿。亦嘗以此理上陳。陛下初不省察。又以

失職求賜罷黜。而聖慈再三敦諭。不令投進文字。臣僂俛而退。猶望

陛下寤前之失。特詔有司。修明舊法。以防將來之患。而章上輒不出。

使臣不得少申職業。坐守空名。以蒙貪祿曠官之謗。進退實亦難處。

伏望聖慈。以臣此狀。并前兩奏。降付中書門下。商量施行。臣不敢枉

道以阿人主之意。愛身以壞祖宗之法。惟陛下裁處。

維又乞議起私罪劄子曰。臣數見良吏善人。以小過留滯。而背公便

己之徒。不廢遷擢。竊尋其端。蓋朝廷之制。私罪雖得輕法。常為仕進

之累。公坐雖大。一時被責。則復升進矣。伏以國家賦祿。命官本為治

人。而無狀之吏。廢職以遂苟且之意。壞法以行姑息之政。計其用意。

豈復在公。夫緣私致罪。惡或止身。廢職壞法。其害及國。二者相校。孰為輕重。伏望聖慈。特詔有司。議私罪之可恕者。稍蠲留礙。以通滯材。公坐之有害者。重加困抑。以儆慢吏。

右正言傅堯俞論審刑院大理寺等處欺罔事狀曰。臣伏以附下罔上。昔為重辟。刑故無小。古有通規。苟涉于茲。詐容緘默。臣近聞大理寺斷鄭州嚴奕公事。誤用格條。已經裁決。輒自舉覺。再上殿敷奏。中外聞者。莫不驚駭。緣法寺一司。編勅。法官錯誤。不許陳言。頃歲張价劉述等黜官是也。臣恐此條後有衝改。伏乞追守以重刑典。且使猾吏不得緣而為奸。儻此法猶存。則大理寺可謂故為罔上矣。豈有本司定制而不知者乎。始時之誤。或有可矜。乃敢公然自舉。援據謬例。上昧朝廷。面謾陛下。此而可貸。孰不能容。自陛下新覽萬幾。百司稍知畏懼。日月未久。輒肆欺誣。臣恐陛下威令自茲虧損。伏望窮究。重

行貶降。庶幾網紀可以整齊。臣屬以子喪在告。不獲即時論列。

堯俞再論審刑院等處欺罔事狀曰。臣近有狀奏。彈審刑院大理寺

官吏不合舉覺。誤斷嚴奕公事。據據非例。再上殿敷奏。臣始疑一司

編勅後有衝改。蓋竊料陛下新拯大政。勵精為治。臣下豈敢遽為奸

罔。今訪聞審刑院大理寺等處斷諸色公案。其所斷法狀。並須兩司詳

定。同具進入。如經奏斷後。結狀却有錯失。其兩司官吏不在舉覺之

限。此條見今行用。况張价劉述等降黜未久。耳目相接。眾人共悉。法

官安得不知。乃敢公然相表裏。共為欺謾。方今之事無大於此者。昔裴

度以五坊使追捕平人為大。而謂東方用兵為小。誠深識治體者也。

况法吏匿法以舞文罔天子乎。不獨如是。又欲遂廢成法以自便其

高下之手。苟幸無敗。其漸將無所不為。啟導奸源。虧損威柄。自此始

也。臣謂肅正紀綱。可以破積弊之膽。在此一舉。陛下儻從寬假。姑務

含容。異時雖重為刑戮。人且不懼。况爵官孟開乃履士宗親戚。固足以察其用心。惟陛下留神。是賜施行。

韓琦進嘉祐編勅表曰。臣等言恭聞古先哲王議事以制。不為刑辟。蓋人情萬端。法制一定。夫以一一定之法而制萬端之情。欲輕重得宜。古今無易。不其難哉。國家憲重相繼。承平百年。立法本通。務歸至當。故自建隆以來。迄于慶曆之初。凡詔令所下。綱條既繁。則必建局命官。一加刪定者。豈欲紛更而數變哉。亦慮乎執定制而失人情也。今之論次。所付匪輕。夙夜以思。懼不稱職。臣竊以律設大法。不能委曲而生意。用中典。至於治平而後詳。上既極於哀矜。下無容於壅塞。凡於關濂管得指陳。前書之載。或踈。後令之明。寢密。平亭差感。牴牾且多。觸禁之民。幾不知其一二。舞文之吏。足繩之而為奸。不有刊裁。詎能永久。恭惟皇帝陛下。天任德。本道無為。恢陶唐畫象之仁。

隆天乙弛罟之惠。永惟庶俗。期底大中。謂制禮以禁未然。豈嘗忘教。明刑而使無犯。白亦知方。顧茲請比之文。日益煩苛之敝。凡閣之盈。難於徧睹。錐刀之末。虞乎盡爭。時合當更。政其先務。乃詔臣等特新編葺。得盡詳度。於是取慶曆編勅暨嘉祐三年終以前續降條貫。凡四千三十一道。求中而議。就約以書。存所便安。汰其重複。至於名篇而附律。先例以舉凡。會數勅而同一科。參舊文而發新意。事並出則分從其類。禁當立則特為之條。皆明著大防。稽合前式。臣等又以四海之廣。獨見莫周。雖當局之勤。謂所思之已至。及約情而用。或在理以猶差。必欲成本朝之善經。固當合天下之公論。首祈博訪。亟奉俞音。果展說之畢。伸亦寸長而備採。復詳慶曆編勅每條之後。必書元降宣勅年月。雖云舊體。其實文煩。今並改江於目錄。逐條之下。以後簡便。又刑統所附諸勅及參詳條件。凡一百三十四道。事雜前朝。率

多衝改。審核之際。典者為勞。今取其見。今可行者。已入逐門。收載外。其刑統內諸勅。并參詳條件。伏請更不行用。應中書樞密院聖旨。劄子批狀。合行編錄者。悉改為宣勅。共刪修成一千八百三十四條。離為一十二卷。內有條目繁多者。即分為上中下。共一十八卷。總例一卷。目錄五卷。凡勅內但行約束。不立刑名事理。輕者。析為續附令勅三卷。目錄一卷。犯者止從違令之坐。及錄到慶曆四年正月一日後。來赦書德音二卷。總三十卷。今為一部。如得先當。即乞特降勅命。與刑統律令格式。及建隆以來赦書德音。天聖中先編附令勅兼行。其慶曆編勅。及慶曆續附令勅。并嘉祐三年終以前。應係海行條貫。除今來已編載外。各更不行用。四年正月一日後。續降自為後勅施行。自來權茶之法。今已刪除。其通商之後。所立條約。自從詳定。茶法所條次。頒降。應未降新嘉祐編勅以前。已用舊勅。斷遣與奪。過公事。不

在援引新勅。訥理之限。其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縣。并在京海行及三司。見行條貫。自依逐處元編定。及續降勅條行用外。內有係新編勅。兼載與逐司舊制不同者。並依新編勅處分。蓋以敦崇寬大。蠲滌細微。較然使其易知。欽哉。本皇曜發天威。明之共仰。其或多方。謹飭庶務。持循臨文。參考於治宜。決事深求於法意。自然訟平以息。氣感而和。能致太平。豈獨稱於周禮。終成徽幸。茲奚取於鄭書。臣等道鄙少息。志希無害。被詔徒知於竭慮。訖功殊愧於淹期。或許頒行。仍乞以嘉祐詳定編勅為目。其新編勅等共三十卷。謹隨表上進。以聞。臣無任神宗即位初。御史中丞司馬光議謀殺已傷案。問欲舉而自首。狀曰。右臣竊以為凡議法者。當先原立法之意。然後可以斷獄。竊詳律文其餘人損傷。不在自首之例。注云。因犯殺傷而自首者。得免所因之

罪。仍從故殺傷法。所謂因犯起一傷者言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。事不得已致有殺傷。除為盜之外。如劫囚畧賣人之類。皆是也。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。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。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。故特加申明云。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。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。輕重不同。其處心積慮。巧詐百端。掩人不備者。則謂之謀。真情徑行。畧無顧慮。公然殺害者。則謂之故。謀者尤重。故者差輕。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。他罪雖得首原。殺傷不在首例。若從謀殺則太重。若從闖殺則太輕。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也。其直犯殺傷更無它罪者。惟未傷則可首。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。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。案謂殺故殺皆是殺人。若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。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。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。彼劫囚畧人皆是已有所犯。因而又殺。極天。故劫畧可首而殺傷不原。若平

常謀慮不為殺人。當有何罪可得首免。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。不得別為所因之罪也。若以劫闖與謀皆為所因之罪。從故殺傷法。則是闖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。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云。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。盜罪得免。故殺傷罪仍科。疏既指言故殺傷人。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。自從謀法。當時法官誤斷。不可用例破條。遵又引編初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。若並奏取勅裁。以為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者。即是自首之人。按尊長謀殺卑幼之類。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。不必因首也。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。謀殺凡人。乃云是舅。又云。謀殺之罪首盡。顯是謀殺許令自首。案彼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。若其已傷何由可首。凡議罪制刑。當使重輕有叙。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。從故殺傷法。假有甲乙二人。甲因闖毆人鼻中血出。既而自首。猶科杖六十罪。乙有怨讎。欲致其人於死地。

暮夜伺便推落河井。偶得不死。又不見血。若来自首。止科杖七十罪。二人所犯絕殊。而得罪相埒。果然如此。豈不長奸。况阿云嫌夫醜陋。親執腰刀就田野中。因其睡寐。斫近十刀。斫其一指。初不陳首。直至官司執錄。將行拷捶。勢不獲已。方肯招承。情理如此。有何可憫。朝廷貸命編管。已是寬息。而遵更稽留。不斷為之伸理。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。並作減二等。斷遣。竊恐不足勸善。而無以懲惡。開巧偽之路。長賊殺之原。奸邪得志。良民受災。非法之善者也。臣愚以為大理寺。刑部所定。已得允當。難從許遵所奏。作案問欲舉減等而科。今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。難以同共定奪。伏乞朝廷特賜裁酌施行。

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。於母服內與常阿大定婚成親。後嫌常阿大。夜間就田中。用刀斫傷。縣尉令弓手勾到阿云問。是你斫傷本夫。實道來不打你。阿云遂具實招。通合作案問欲舉減

二等。大理寺不合作謀殺已傷絞罪。斷遣下刑部。定得大理寺允當。遵不服。詔下光與王安石定奪。安石以為遵議是。後朝廷竟從安石議。

熙寧二年。御史中丞呂誨論重辟數多。狀曰。臣聞先聖立法明刑者。非以為治。將以救衰亂之俗也。然世輕世重。因時之弊。齊其非齊。殺以上殺。故犯治則重。犯亂則輕。斯馭威輔正之大要也。降及三代。稱治莫盛於漢唐。高帝約三章之始。人心忻慰。逮文景有刑措之風。比隆成康。貞觀中。斷死刑二十九人。開元中。五十八人。得為興隆之盛矣。我朝興運一百餘年。累聖繼述。仁惠純被。四方無事。刑未至清。天聖中。歲計重辟數千。而後有增無減。漢唐之天下。亦今之天下。漢唐之官政。亦今之官政。斷獄繁簡。何其遠哉。臣竊以古之新一號。令必示於人。俾其知禁命。一官守。必先風教。今之所理。與古相反。夫訓道

不明。則愚民陷焉。人有過。教未施而刑已加焉。欲遷善遠罪而道亡。繇也。任刑之失。正在於此。加以賦歛日急。力役日煩。山澤之利。籠入殆盡。生齒之聚。游手過半。時豐儲歲。食者百無一二。不幸水旱相繼。流徙無定。其等死則何所不至。非不忌法。勢使之然也。矧閭井之人。有不事事者。悉皆循習以為常。州縣熟視而不為除去。奸吏養之以濟惡。一有貶露抵法者。皆良民平時誘脅之致。臧捕寇者罪尔。朝廷推恩與時滌盪。每歲曲赦。三年大霽。蒙活者雖衆。自新者無幾。重辟安得有少衰也。觀今之用文。大率生刑入於重。死刑出於輕。犯笞杖者。在民則或黥或配。在官則衝替停任。皆出特旨。犯絞斬則遂成疑獄。奏讞既上。則例皆曲貸舞文者。附會其事。出入死生在於掌握。使幽寃無以訴。刑之不清。殆為此也。廷尉天下取平之地。今又欲以謀殺通守。惠奸長惡。莫斯之甚。王符曰。賊良民者。莫大乎數赦。孔明相

蜀。不赦而國治。王通謂無赦之國。其刑必平。數子者。皆知識哉。微道乎世務。豈無好生惡殺之意。蓋知輔政之道。本於無刑矣。獨唐太宗用是而治。嘗詔侍臣曰。我有天下以來。絕不放赦令。四海安靜。非常之恩也。貞觀之刑。不得不簡。其明效矣。臣伏望陛下。至明燭理。感德國新。總攬律綱。欽恤刑典。法網宜疎。畧使之易避。禁防宜高峻。使之不越。風俗大化。屬於循吏。懸令謹於反覆。律文戒於搖動。凡有赦恩。無失有罪。唯有註誤與之原免。仁慈如是而推廣。則天下之訟必清。重辟之奏必簡。太平之治。不難成矣。狂愚所慮。仰副明詔。唯聖智詳擇。海隅幸甚。

三年二月。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。其一。歲斲死刑幾二千人。比前代殊多。如強劫盜並有死法。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。使皆抵死。良亦可哀。若為從情輕之人。別立刑如前代。斬右趾之比。足以止惡而



除害。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遊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功。其二。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。良民偶有抵冒。受傷肌體為終身之辱。愚頑之徒。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。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。過赦第減月日。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。凶頑者有所拘繫。其三。刺配之法二百餘條。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。俟其再犯。然後決刺充軍。其配隸並減就本處。或與近地。凶頑之徒。自徒舊法。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。量立限作時限。無得髡鉗。其四。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弟力田為眾所知者。給帖付身。偶有犯令。情輕可恕者。特議恕罰。其不悛者科決。其五。奏裁條目繁多。致淹刑禁。亦宜刪定。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。

神宗時。韓維議謀殺法狀曰。臣等看詳王安石司馬光所論阿云案。乃清節。勸律意已明簡。所爭者惟因字而已。以光之說。則謀不得為

傷之因。謀殺已傷。傷不得首。合從絞罪。以安石之說。則謀得為傷之因。謀殺已傷。傷不得首。所因得首。合從原減。臣等竊尋聖人制法之意。其大畧有三。有量情而重當者。有重禁以絕惡者。有原首以開善者。蓋損傷於人有慘痛輕重之差。故刃傷者坐以徒。他物拳手傷者坐以杖。其義足以相償而止。是量情而重當者也。畜謀伺便致人於死。非重絕之。則相仇者不禁。故謀殺已傷者從絞。是重禁以絕惡者也。苟殺人未至於死。於物尚可以償。於事猶可以自贖者。皆得以首。是原首以開善者也。三者雖制法各殊。其於使人遠罪而遷善。其義一也。議者見損傷不許自首。謀殺已傷從絞。便謂謀殺不通原首。是未盡聖人制法之意。而於律文有所不達也。律之正文。若不得自首者九六科。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。其下注云。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。仍從故殺傷法。此正恐後人惑於損傷不得自首。

便將謀殺已傷之類。引用律文。所以特殺此注也。然而於自首者。但令免所因之罪。而尚從故殺傷法者。此尤見損傷不得自首之意。甚明。何則。所因之謀罪。雖見原免。而傷者。還得傷之罪。殺者。還得殺之刑也。且造律者。於器物至不可備償。則不許其自首。今於損傷。尚有刑可以相償。而必令不得首其可悔之謀罪。而即償以死。恐不盡聖人好生之心。而以開愚民改惡之路。夫殺人者死。傷人者抵罪。此古初立法之本意也。然傷人之惡。其狀萬殊。有因劫殺而傷者。有因謀殺而傷者。古初之法。既不足以禁奸。故後人酌其輕重之宜。增以絞斬之坐。以補前之未備。因劫殺而傷者。則增至於斬。因謀殺而傷者。則增入於絞。向使不因先謀。則不過徒杖登等之科而已。豈至深入於絞乎。今若首其先謀。則傷罪仍在。是傷不可首。而因可首。則謀為傷因亦已明矣。又案律家所以設首免之科者。非獨開改惡之路。亦

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。則欲遂其惡心。至於必殺。又罪人未獲。則追攬逮捕。酷及平民。縣歲踰時。公私受害。若許其自首。俾從寬宥。則罪人斯得。刑獄無留。公私之害一朝而息。則其為益。蓋不輕矣。今若由此著為定論。塞其原首之路。則後之首者。不擇輕重。有司一切案文。殺之矣。朝廷雖欲寬宥。其可得乎。苟以為謀殺情重。律意不通。其首則六科之中。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。疏議引盜殺為例。王安石所謂舉重以包輕。是也。蓋律以強盜傷人為斬罪。而謀殺已傷為絞刑。假有羣盜于此。共劫一家。將至其門。知有人守禦。遂謀殺之而入。若其不死而來首。則強盜之斬罪已免。所因而見原。謀殺之絞罪以不得首而就死。用刑如此。豈不失輕重之差乎。難者又以為謀殺得免所因。有自絞刑而得杖罰者。則為已輕。是又未曉原首之意也。人之惡莫大於謀反。其暴橫莫甚於殺人而奪財。並於自首得從

原減何獨於匹夫之相仇而必欲致於死也。夫中下之情善惡相混。糾紛反覆未始有定。故小人之於罪惡有未作而悔者。有方作而悔者。有已作而悔者。今法家以謀殺徒三年之罪未行究以前自首。故得全原。已傷者其事已行。遂不許自首。便徒絞坐。即如此何以待方作而悔者。其人尚存。乃全與已殺者一坐以死。是豈盡用刑之次序哉。蓋聖人之於不仁無已甚之嫌。而於奸惡有怙終之殺。今方作而悔得為怙終乎。首而不原。不為已甚乎。夫造法者常本人之大情。而不能曲盡情之變態。古人所謂律設大法是也。議者乃多引竒罪以責律文之不合。若然。恐雖沒世窮年而議卒不之也。且今律所不備。別以後勅從事者甚衆。何獨怪論也。請以謀殺一事言之。案編勅節文。謀殺於人。若投棄人於水中井崖險處。或以藥物縊繫及填塞口鼻。

但意在致人於死。偶獲生免。并扼捽捶打要害之處。已死復生者。以上雖不見血。即同已傷之法。又謀殺人傷與不傷。情理兇惡而至死者。並奏取裁勅。司律文自備。則此二條何為而設也。荀卿有言曰。法而不議。則法之所當至者必廢。然則法必待議而後行。所從來久矣。今今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。已傷之情。但以後勅而奏法。法以正其本。議以盡其類。則何謂而不可也。臣等以為宜如王安石所議便。

韓絳嘗請用肉刑。曾布上議曰。先王之制刑四罰。未嘗不本於仁。然而有斷肢體。刻肌膚。以至於殺戮。非得已也。蓋人之有罪。贖刑不足以懲之。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。然宥道輕重。則又有流宥之法。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。後世因之以為律。大辟之次。處以流刑。代墨劓剕宮。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。而又失輕重之差。古

者鄉田同井。人皆安土重遷。流之遠方無所資給。徒隸困辱。以至終身。近世之民。輕去鄉井。轉徙四方。固不為惠。而居作一年。即聽附籍。比於古亦輕矣。况折杖之法。於古為鞭朴之刑。刑輕不能止惡。故犯法日益衆。其終必至於殺戮。是欲輕而反重也。今大辟之目至多。取其情可貸者。壞之以肉刑。則人之獲生者必衆。若軍士亡去。應斬。賊盜賊滿。應絞。則則其足。犯良人於法。應死。而情輕者。處以官刑。至於劓墨。則用刺配之法。降此而後。為流徙杖笞之罪。則制刑有差等矣。知審刑院蘇頌奏。乞今後衝改條貫。並委法官詳定。疏曰。臣竊以國家承平百年。遺文墜典。罔不備舉。固已踰越漢唐。規模宏遠矣。而於法令之間。猶有所未盡者。豈非前後論議之臣。不能推原其本。苟徇一時之便。遂著而為令。後之有司用之。小或乖戾。又復更易。是致朝廷憲章未得一定。夫聖王之法。欲其簡約而明白。使人易避而難犯。

然後垂之久遠。為不刊之典。如唐之十二律。本朝之刑統是已。雖歷數百年。其間勅條之更改者多矣。而二書獨不廢者。以其得簡明之意故也。自編勅之興。號為繁密。而中間衝改。率不過一二十年。又復重定。蓋文繁則易改。事密則難悉。只如嘉祐編勅。頒行未數年。而續降勅。勅又增於前日。以此無知之民。至有輕犯於法。舞文之吏。得以高下其手。其敝蓋在乎更改不常耳。臣去歲任淮南轉運使日。承准三司行下。當年九月三日。中書劄子。為據江西轉運司。及江淮叢運司。起請虔吉等州新船借裝一運上京東。排岸司等處。不得擅行截攔。條約一道。計四千七百餘字。臣看詳。天抵只是約束。不得截攔新船。條不係指定路分。則編勅已有留納州府。違之者自當嚴斷矣。其添入兵稍等條。合納虔朱鈔回歸。稍工料違制。兵士嚴斷。若是創立上項刑名。只當於本條下添入此一節可矣。不必具載行遣。使州郡煩費。

抄錄。若欲出榜曉示。則數千餘言。有司看覽。尚或不息。豈庸愚兵卒。能盡曉邪。以此言之。備錄行遣。徒有惑亂。都無所益。臣欲乞今後應有臣寮等起請刑名。並奏法寺及三司等處。同共檢詳編勅。果有未備。即於門目內。意相附近處添減裁定。明言於某條內添減計若干字。或是創立新條。亦明言於某條後。添入一條計若干字。其衝改者。即云某條自某字至某字計若干更不行用。然後奏請頒行諸路。便令諸州軍於編勅內。添入逐件事節訖。奏其先行下。自降嘉祐編勅以後。續降散勅。亦乞委法官將逐件事節。與編勅相參。重行刑定。候了畢日。依此頒行。仍明言多少條件。各附在甚門目中。或增減或衝改。別立條目。共計多少事件。若干字數。分明別白。頒降諸路。使州郡用法。知所適從。免合法吏檢坐之際。有所隱漏。致出入刑名。其散勅。即乞更不行用。所冀三尺之法。無前後之差。畫一之規。冀清靜之

美。寔治道之所先急者也。

頌又請重議加役流法。疏曰。臣聞曩歲嘗有議者。欲復肉刑。將以寬減重辟。而以此法久廢。難以猝行。又聞頗患配隸之人。轉徙遠方。監驅但迫。經涉寒暑。強者有奔亡之虞。弱者有疲羸之困。思革其弊。宜求厥中。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。而制髡鉗代肉刑。則有城旦鬼薪。司寇之差。唐太宗納裴洪獻之議。而立加役流代斬趾。則有三歲居作之限。今欲寬宥嚴誅。又憫配隸轉徙之勞。臣愚以謂莫如重議加役流法。取富黠貸者。依條斷罪。髡髮鉗足。晝則居作。夜則置之園土。實滿三歲。然後釋之。中間雖逢恩宥。未滿歲則不在原免之限。其初釋放者。仍送所居鄉貫。幾察其出入。又三歲不犯故為之罪。乃得聽從。便其無鄉貫者。隣近州縣。拘管幾察如前。雖有兇頑之人。而更三歲勞役之苦。且足以懲艾矣。復有鄉保幾察之嚴。又足以戒慎也。如

其性實兇暴。放釋之後。不知悔改。復為人患。則誅之可也。復之可也。可也。如此措置。不惟首途。適奔亡之患。又足以開其自新之路。化暴惡為良民。使愚俗知教化。亦首刑止殺之一端也。臣才識短淺。不周世務。姑奉詔旨。勉強罄竭所見如此。非敢謂是。然禮刑之論。實繫朝廷事體。伏望聖慈。寬其罪戾。特賜裁擇。庶幾塵露。少裨山海。

彭汝礪上奏曰。刑罰之設。或輕或重。必也惟其當而已。舜命皋陶之言曰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。然則先王之意。非不欲輕也。臣以職事。斷獄。至於強盜而疑之。夫白晝蒙金革。叫呼跳梁。係累其老稚。而奪其財者。為強盜矣。以飢餓。計為狗竊。過主人。而或傷之者。亦為強盜。陰謀首惡。唱其徒而先之。以相賊害者。其罪死宜矣。蠢愚柔懦。迫脅而從之。或致有傷。則其罪亦死。以情論之。則如不同。以法論之。則比等。臣切以為過矣。蓋先王之用刑。皆不得已也。而至於殺人。則尤

重也。可以刑。可以無刑。聖曰。無刑。可以殺。可以無殺。君子曰。無殺。凡此皆忠厚之至也。臣欲一一應先強後盜。先盜後強。而傷變主者。論如今律。持刃先盜後強。不持刃先強後盜。傷變主者。其首死。其從者流。其有不持刃先強後盜。恒變主者。流。其從者徒。情理切害者。特許奏

汝礪又論刑名不當。取決執政。狀曰。臣聞刑部大理寺近年用法多不守一。而其刑名取決於執政。所欲深則以重論。所欲貸則以輕論。然則輕重在有司。不在法也。臣切謂法者。天下之平也。而大理者。法之所寓也。大理知守法而已。人君有不能奪也。故于定國。斷獄。人自以為不冤。張釋之論法。天下無冤民。今以取決於執政。則大理審刑。幾無用矣。以有司斟酌。以有司定計。如此。則有司之守得。上下之體定。而中書總其成焉。輕重之不得。察而罪之。使出於中書。則審刑大

理無所矜慮。而人亦無敢言。有矣。而有司之守亡。上下之體改。吏將從而為奸。大臣將緣而害正。以將困而失所矣。臣欲乞如事理顯白。敢以疑慮為名。切欲巡歷商。仰中書樞密院御史臺覺察以聞。汝礪又乞懸法示人。狀曰。臣兩廬州職官。以職事治獄。而恠鄉閭平民。非有飢寒之迫。仇讎之報。而徇情冒法自陷於重獄。訊之。蓋亦不知法之至於此極也。臣測然切之。以謂聖人之於民。所以愛養之厚。有養有教。有戒其或至於用刑者。皆不得已也。豈欲陷民於不可見耶。蓋周官之法。凡治象之法。象之法。刑象之法。皆以正月陳于象魏。或以木鐸徇之。以警于衆。以時月讀之。以教于衆。而於刑禁尤悉也。小宰憲官刑。士師憲禁。詆士諭罪刑。讀誓禁布。憲憲邦刑。以達于四海。此民之所以無憾。刑可以至於不用也。後世法令一歲于有司。而民未嘗知之。及陷下罪。然後從而刑之。蓋亦幾於罔民矣。

臣欲乞凡國之政教刑禁之要。各以時憲于州縣鄉保。使有司讀諭而教之。曰。其言如是。則其法如是。其罪如是。則其刑如是。使天下之民知天子所以教愛之如此。而得有所避也。刑可得而省矣。

哲宗元祐元年。先又乞不帖例。貸配劄子曰。臣勘會守法者。有司之職。揆道者。君相之權。伏見從來命官犯罪。大理寺既依法定斷。更令刑部檢列。或追官。或勒停。或衛替。或差替之類。朝廷依而行之。謂之特旨。凡人之罪犯千端。而事雖萬計。豈可求其比類。能得正同。又既謂之特旨。當臨時斷在朝廷。先令刑部帖例。朝廷依此施行。乃是輕重之權。返在有司也。欲今後應命官犯罪。大理寺既定斷。委刑部看詳。內有法重情輕。或法輕情重。並具狀申中書省。更不帖例。委中書省官相度情理輕重。同共商量。除依法外。自貸命編配。至特放。臨時擬定。進呈取旨施行。其百以犯大辟罪。諸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

大理寺依法定斷。安刑部看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。即具狀申門下省。更不帖例。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。同共商量。臨時擬定。或依法。或貸命編配。進呈取旨施行。

光又乞令六曹刪減條貫。劄丁曰。勘會近歲法令尤為繁多。尤法貴簡要。令貴必行。則官吏易為檢詳。咸知畏避。近據中書門下後省備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。寺監在外。又據編脩諸司勅式所申脩到勅令格式一千餘卷冊。雖有官吏強力勤敏者。恐不能遍觀而詳覽。况於備記。而必行之。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。不可勝數。昨者條貫初下。吏部侍郎左遷。差注不行者數日。不免再有奏陳。復依舊法。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拘礙難行者。今欲特降指揮。下尚書六曹。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。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有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。防禁太繁難為遵守者。盡令刪去。惟取

紀綱大體。切近事情。朝夕不可無者。方始存留。作本司條貫。限兩月申奏施行。

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論不可每事降詔。劄子曰。臣聞之孔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天子法天。恭己正南面。守法度。信賞罰。而天下治。三代令王莫不由此。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。心之精微。法令有不能盡。則天子乃言。在三代為訓誥誓命。自漢以下為制詔。皆所以鼓舞天下。不慳用也。若每行事立法之外。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。則是朝廷自輕其法。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。言既屢出。雖復丁寧。人亦不信。今者十科之舉。乃朝廷政令之一耳。况已立法。或不如所舉。舉主從貢舉非其人。律犯正入已贓。舉主減三等坐之。若受賄徇私。罪名重者。自從重。雖見為執政。亦降官示罰。臣謂立法不為不重。若以為未足。又從而降詔。則是詔不勝降矣。臣請略舉



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。凡有七事。舉轉運提刑一也。舉臬司二也。舉通判三也。舉學官四也。舉重法縣令五也。舉經明行脩六也。舉十科七也。七事輕重略等。若十科當降詔。則六事不可不降。今從一事一詔。則褻慢王言。莫甚於此。若但取諫官之意。或降或否。則其義安在。臣願戒執政。但守法度。信賞罰。重惜王言。以待大事而發。則天下翕然敢不敬應。所有前件降詔。臣不敢撰。

七年。執知揚州。論倉法猛政。上奏曰。臣竊謂倉法者。一時權宜指揮。天下之所駭。古今之所無。聖代之猛政也。自陛下即位。首寬此法。但其間有要劇之司。胥吏仰重祿為生者。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。故且因循至今。蓋不得已而存留。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為治也。自有刑罰已來。皆稱立法譬之權衡。輕重相劑。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。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。今倉法不滿百錢。入徒。滿十貫。刺配沙門島。豈非

以鈞石報銖兩乎。天道報應。不可欺罔。當非社稷之利。凡為臣子。皆當為陛下重惜此事。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為之哉。臣竊見倉法已罷者。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。近日稍稍復行。若監司得人。胥吏誰敢作過。若不得人。雖行軍令。作過愈甚。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。監司而獨行倉法。是謂此法可恃以為治也耶。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。糾子行倉法。網運敗壞。執政終不肯選擇。一強明叢運使以辦集其事。但信倉部小吏。妄有陳請。便行倉法。臣所未喻也。今來所奏。只是申明元祐編勅。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。而解六百萬石上供。斛斛不大失陷。又能全活六路綱稍數千。牽駕兵士數萬人。免陷深刑。而押綱人負使。臣數百人。保全身計。以至商賈通行。京師富庶。事理明甚。無可疑者。但恐執政不樂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。必須却送戶部。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。多方沮難。決無行

理。臣材術短淺。老病日侵。常恐大恩不報。銜恨入地。故貪及未死之間。時進瞽言。但可以上益聖德。下濟蒼生者。臣雖以此得罪。萬死無悔。若陛下以臣言為是。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。特發德音。主張施行。若以臣言為妄。即乞并此劄子降出。議臣之罪。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一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二

法今

宋哲宗元祐元年。御史中丞劉摯論安反側。不必降詔劄子曰。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。慰安人情。傳聞二三。臣不敢信。儻果如此。臣實未喻。伏見陛下即位以來。脩先朝政事。增損法令。進退官吏。大要專以安民。四方曉知上旨。坦然明白矣。至於懷私負釁。貴近不赦。而忠信之言。雖小必錄。此又人皆能道之。臣猶不知國家尚安所疑。欲家至而戶曉也。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。恐附離黨與。不無反側。故以詔書安之。臣謂人情無甚相遠。不從上令而從其意。動民以言。不若示之以行事。自古而然。朝廷果將吹毛洗垢。搜抉宿過。則詔今隨行亦不信。今但朝廷罰罪之意。出於公議。惟責大體。不問其餘。則雖無所言。何患人不知之。近者朝廷法令方具。功罪明白。吏民安堵自如。

正宜鎮靖無事。而何故自生疑貳。猥欲望以言語區區。過自分說。以勝士大夫之心。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。前世自漢唐以來。自蘇鉅叛。或尅復僭偽。危疑之始。慮有動搖。故亟下詔。令懸推未萌。令外無官吏。何時無之。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。臣竊以為過矣。抑臣聞之。人才實難。自非大奸大猾。懷邪怙終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。古人以功贖過。所謂使功不如使過。良以此尔。前以罪退。後以功進。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。見之一二。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。臣謂安反側計。無以尚此。何必空言哉。伏望睿斷。寢降詔之議。免四方疑惑。以幸天下。臣不勝拳拳。

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詔曰。朕惟先帝臨御以來。講求法度。務在寬厚。愛物仁民。而縉紳之間。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。希功掩愆。或妄生邊事。或連起犴獄。積其源流。乃知其弊。此羣言

所以未息。朝廷所以懲革也。敕振風俗。脩整紀綱。茲大公蓋不得已。况罪顯者已正。惡鉅者已斥。則宜蕩滌隱疵。開畧細故。豈復究治以累太和。夫疾之已甚。孔子不為。御衆以寬。有虞所尚。為國之道。務全大體。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。一切不問。言者勿復彈劾。有司毋得施行。各俾自新。同歸美俗。布告中外。體

朕意焉。

摯再論降詔疏曰。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。得於傳聞。未見本末。然竊謂朝廷舉動不可不慎。昨已具狀論列。今者外議籍籍。又異於前。大意謂陛下即位以來。增損法令。進退官吏。今已改意自悔。故欲下詔委曲解說。又深厭臺諫言事。故欲止約多士。轉相告語。且謂自此。臣竊雖有罪犯。無復憂畏。臺諫雖有聞見。無復敢言。詔令未下。大已非議。臣備位言路。所聞如此。不敢不諭。臣竊謂刑賞予奪。天下公

器。非苟順人情。唯當而已。自有朝更。加惠元元。取官吏蠹國賊民之尤無狀者。顯戮一二。以爾其餘。此甚大惠。陛下其以為當邪。未嘗邪。誠以為當則足矣。何必害至戶曉。自啓疑貳之意。使忠義自失。奸回幸免。臣所未諭也。臺諫。臣寮類皆疎賤孤寒之人。而使以讖切主上。彈治貴近為職。其勢固已不勝。若稍加沮抑。且使有誅夷之憂。則人顧私自便。誰肯盡言。又况聽與不聽。上繫朝廷去取。大抵欲言十事。退思反顧。已去五六。其言雖上。又經裁擇。則言而聽者。率不過十之一二。然則朝廷聽言。可謂審慎。論議雖多。言者何罪。且臺諫以言為職。今若明出詔。令戒使勿言。則是予之官而奪其職。為小人之所睥睨。輕請。必不能自立。相率引去。然則言路塞絕。誰限以利害之計。上聞。此又臣所未諭也。臣思慮累晝夜。其事甚易見。不知為陛下建此計者誰乎。臣願陛下深思。臣言無怨。連賜寢罷降詔之議。以安士論。

若本無此議。臣聞之誤矣。罪當萬死。臣不勝拳拳。

摯三論降詔疏曰。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。未知聖旨賜與不賜省察。朝士大夫億度風旨。轉相傳誦。不無非議。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。而詔令未下。事已宣露。反使人情疑惑。則利害固已可見。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。臣備負言路。此而不諭。臣則有罪。是以不避煩素。願畢其說。臣謹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。謀未發而聞於國人。國人曰。君子善謀。小人善意。臣下竊意之也。故朝廷之人不為則已。苟有所為。雖秘謀家計。人且意而知之。况陛下已脩政事。已清人物。遂欲闊畧細故。含垢匿瑕。示天下以寬大。誠大惠也。但此意一宣。何患人之不知。若更施於行事一二。則中外諭意。坦然洞達矣。何必空言喋喋。過自分辨。急於取信。無乃害國家大體哉。詔書大意不通。以謂罪惡者已治。欲使其餘改行自新。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材。布滿內

外。其中邪慝不能無之。今已行懲勸。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。若必形於詔書。示蕩滌之惠。使之自新。則似分別前日政事。虧損治道。無大於此。然則人情安與不安。乃在陛下立意行事。其實何如耳。不在降詔。詔下之後。事體窒礙。其害乃至如此。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。臣不勝拳拳。

摯又論政令疏曰。臣聞之銜策不調。雖造父不能善御。法令不一。雖有虞不能善治。故曰。慎乃出令。言慎始也。又曰。令出惟行。弗惟反。言慎終也。聖人制法造令於堂奧之上。孰復兢兢慎若不得已者。故其出也。天下信之。以命則行。以禁則止。所謂信如四時。堅如金石。若始之不慎。既出而反之。則何以示信。出而勿反。則又將有受其欺者。由此言之。始既不慎。雖欲慎終。不可得矣。恭惟陛下即位逾年。加惠海宇。備完政事。大要專以便人。天下幸甚。然累月以來。法令寡信。議者竊

有疑焉。夫法非不善。而施行之際。使議者致疑。此亦不可不察。臣謹條列一二。以槩見其餘。乃者朝廷患免役之敝。下詔改頒差法。天下知之久矣。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叙。天下望之。又久矣。造法不慎。其始。施之倉猝。故改而立雇募之議。繼又為招募之法。而法至今不能成也。朝廷患常平之敝。並用舊制施行。曾未累月。復變為青苗之法。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。而歛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。此一事大事也。四方傾耳拭目以觀威惠之舉。而反覆二三。雖近侍謀議之臣。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。尚何以使天下信之。挾銅之禁。行之未幾。復限以五斤勿禁。一開其端。則輕重多寡。誰復可辨。官司固未易家至數之。禁而不能止。與不禁同。大河職事。河北轉運司言之。則屬轉運司。都水言之。則歸都水。夫二者必有一得。則必有一失矣。此其小事。然推此類言之。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。且改之易之。誠是耶。君子

猶以為反令。况改易而未必是。徒以暴過舉於天下。則曷若慎之於始乎。今朝廷建一事。命一官。令已行矣。議者必曰。此未也。且將改之。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。臣愚未喻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為之以待改耶。不知而偶為之耶。始議既粗行之。必有抵牾。拾遺補過之臣。以言為職。知而不言。則為廢職。言而易之。則為反令。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。遠慮熟計。慎重出令。其始既慎。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。則至其終也。不可反矣。惟陛下加惠留神。思之毋忽。上以嚴政令。下以示信四方。又以杜塞異議。使無所幸其失。今日之治。宜莫先此。臣不勝拳拳取進止。

摯又乞脩勅令。疏曰。臣竊以法者。天下之大命也。先王制法。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。故至簡至直。而足以盡天下之理。後世制法。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。故多張綱目。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。世輕世重。

唯聖人為能變通之。祖宗之初。法令至約。而行之可久。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。豈天下之大。民物之衆。事日益滋。則法不可以不密歟。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。始法繁而後奸生也。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。慎重憲禁。元豐中。命有司編脩勅令。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。蓋違勅之法重。違令之罪輕。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惠。哀矜萬方。欲寬斯人之所犯。恩施甚大也。而所司不能究宣主惠。推廣其間。乃增多條目。離析舊制。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。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。其意煩苛。其文晦隱。不足以該萬物之理。達天下之情。行之幾時。蓋已屢變。今所謂續降者。每半年一頒。每次不減數條矣。夫法者。天下之至公也。造之而不能通。故行之而不能久。其理然也。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銜改。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。參差抵牾。本末不應。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。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。

之。去其繁密。合其離散。要在簡易明白。使民有所避。而知所謂遷善  
遠罪之意。伏望聖慈酌時之宜。完法之用。選擇儒臣一二。有經術明  
於治體。練達民政者。將慶曆嘉祐以來舊教與新教參照去取。畧行  
刪正。以成一代之典。施之無窮。

右司諫王巖叟上奏曰。臣累日來風聞陛下欲降詔書以安人心。反  
側。則臣不知果有果無。然臣既有所聞。不可不先事而言。以備未擇。  
未審此事出於聖慮耶。出於左右者之謀耶。出於聖慮。則臣以謂陛下  
下私憂過計耳。出於左右之謀。則臣以謂誤陛下矣。自古以來朝廷  
黜邪退奸。亦是常事。何須過以為憂。反動奸人之心。將謂陛下畏之。  
必潛增凶醜。陰造禍機。傾搖善良。窺伺新政矣。可不戒哉。伏惟陛下  
即位以來。上合天心。下從民欲。斥遠奸邪。獎崇忠直。納天下善言而  
不厭。革天下弊事而不疑。故能使四夷靖安。百姓誦詠。以為復見祖

宗太平之盛。陛下惟當日薦此心。隆此道。以永社稷。以無疆之休。不宜  
少移初意也。夫奸心抑之且不可止。况於進之。直言求之且不可得。  
况於沮之。長君子而消小人。在陛下。一言。長小人而消君子。亦在陛  
下一言。此國家否泰之關。而天下治亂之機也。陛下不可不深思。不  
可不預防。臣恐詔書一出。則言之後時。故冒犯而先論。願陛下納臣  
愚忠。收詔勿下。使羣邪自靜。以養朝廷之威。眾正自安。以重國家之  
勢。天下幸甚。

貼黃稱臣竊思降詔之後。老奸宿邪則安矣。而忠臣義士必不自  
安。陛下方求天下大治。以追祖宗之盛。而使忠臣義士不得盡  
其心。非陛下之福也。願因臣之言。反復思之。重此詔書之義。幸  
甚。舜共四凶。當時四凶之黨。不應無人尚在中外。未聞下詔安  
四凶之黨也。臣自風聞下詔。寢食不復自安。心料陛下畏見多

言。故有此指揮。不知令臣今後如何居職。有言則犯令。不言則負恩。進退之間。未知所處。幸陛下察之。無誤此舉。言事官當忠於主上。公於天下。是為稱職。忠則不肯立朋黨。故言無所隱。公則不敢任喜怒。故言無所欺。或朋邪罔上。或意在報私。或厚誣其人。或以訐為直。或陰懷顧忌。則陛下當深察其情。罷之則可也。竄黜之則可也。以約束一切。閉其言。則不可也。如果有詔書。即望陛下采納臣言。只作聖意。取入禁中。以安言路之心。

嚴叟又上奏曰。臣自風聞朝廷欲降詔書。安慰縉紳之心。雖兩上章論奏不便。以聞之未審。故言未詳。臣今頗得大槩。信如所聞。甚可怪也。事有大不可者三。陛下豈容易而殺。竊知其間叙列先朝縉紳之惡。無所不有。雖云臣下所為。然於先帝之明如何也。陛下下詔之善意。本在掩蓋前事。不知反所以彰先帝之失。此大不可一也。陛下即

位以來。未嘗以喜怒愛憎。妄責一人。凡有所行。必本天下公議。大奸大惡。不得已而黜者。又曲從寬恕。百分罪惡。不過行一二分而已。何有大甚之事。今聞詔行。疾之已甚。之語如是。則是陛下臨御以來。所行之事。皆為過當。反成自誣。以傷國家之體。此大不可二也。奸人誑惑陛下。張大其事。言人心反側。故致陛下有下詔之意。陛下何不自察。今天下生靈之心。安與不安。何如。往者前。今天下生靈之心。所以安。只因陛下明辨邪正。黜去欺君罔上之人。數輩耳。復見陛下姑息此曹。未則將來之奸惡。則天下之心。將疑而搖矣。陛下之意。雖以安罪惡。不知反所以動天下之心。此大不可三也。陛下下詔。未見一利。而有六不可者三。何可為哉。臣非故敢逆陛下之情也。蓋欲以稽朝廷之舉動。全吾君之盛美耳。夫為國之道。惟渾然深厚。示以無心。泯迹言語之間。使天下君子小人。皆不可得而議。乃為清寧之本也。何為



自生疑心。無故下詔。使天下可得而窺。可得而議。我臣恐益為紛紛。不能成清寧之治。誤陛下初心爾。願陛下拂除奸人先入之言。省察愚臣繼進之說。或蒙聖心曠然。一賜開納。臣今夕即死。無所恨矣。惟陛下憐其愚幸甚。

侍御史林旦上奏曰。臣近者風聞朝廷欲降詔書戒約言事官不宜疾惡大甚。動搖人心。初聞之以謂此妄意朝廷之言耳。殊不以為信。既而傳者益衆。不能不以為疑。竊惟陛下臨政以還。虛已聽納。招徠讜言。四方之人孰不欣戴。此實宗廟社稷之福也。今方踰歲。若遂厭言有詔戒止。凡傾耳以聽。企足以望者。得不解體耶。此必有造謀以誤陛下者。臣度其意不過兩端而已。一則務為姑息。以掠譽於小人。一則持此自獻。謂能不謗於先帝。夫有國之要道在於使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而已。君子道長則惠澤日被於天下。而為朝廷之福。小人

道消則疾苦不加於百姓。而得四方之心。豈有為民除去疾苦而反致人心之不安也。若此。則虞舜不當放四凶。孔子不當誅少正卯矣。聖人於殘賊不仁之人。殺之而不疑。今朝廷寬大。明正其罪惡。不過慰塞人望。量其官職。隆其差遣而已。何損於其身。何愧於天下。而便致人心不安也。此等小人。本無愛君利民之心。人疾之久矣。又何足矜恤而更姑息之。此甚倒置也。且先帝聰明睿知。憂勤庶政。不愛高爵重祿。而與士大夫共之。乃望其盡忠竭誠。以報稱其恩寵也。彼乃結黨相因。公肆欺侮。醜穢慘虐。無所不至。使上之人雖有良法美意。而澤不下流。陰受小民之怨望。其負國罔上之罪。何可勝誅也。向日執政之臣。言事之官。目擊耳聞。不肯以告。故使朝廷未正其罪。今罪惡悉已暴露。而朝廷終不忍深懲。而顯戮之。雖有嚴降。亦只是奉行先帝聖意。謹斥不忠不良之人。且奉天下以前日失當之事。自各有

建言之人。奉行之吏。非出於先帝之本意也。如此豈得為訪先帝乎。大允言事之官。招仇觸怨。豈所欲為。朝廷過獎借之。猶有畏懼觀望。而不肯盡言者。况又有所沮抑之。則彼安肯奮不顧身。以輸忠於陛下乎。臣竊恐由此遂使亮直之人。反為羣小指笑玩侮。心懷畏避。而不得安其位矣。若其言事彈擊。不實喜怒任情。朝廷猶示羣衆罪之可也。寬之可也。但不當泛下一詔。均沮遏之耳。今日朝廷正恐奸邪乘間作過。惟藉耳目之官。防察糾正。若自為壅蔽。以啓小人之幸。則此後執政大臣。欲進擬前日不忠不良。罪惡顯著之人。置在要近。臣朝廷委任。遂有以藉口而鉗閉臺諫官之言矣。此甚非計之得也。臣不敢耻過作非。而重於立位。止是愛惜國體。恐天下之人。誤認朝廷之意。而起疑惑觀望之心。尔。利害所繫。不少願陛下謹之重之。看正言朱光庭上言曰。臣竊惟王者出號施令。示天下之大信。唯其

合皇極之道。上參天心。下順物理。使四海內外聞之。靡不鼓舞成曰。大哉王言。故書載詩歌。足以為世法。蓋以至公至正而然也。伏自陛下臨御以來。天下之人。上自公卿。下逮民庶。稱頌陛下之真。謂應古以來未見如此之公。未見如此之明。故君子有以伸其直。小人不得肆其罔。而又信任佞哲。放去賢回。朝廷清明。日就太平。臣前日風聞朝廷將欲降詔。慰安小人。臣竊以謂到陽之氣。常在於生。扶持保祐。唯恐其不長。陰邪之氣。常在於殺。消除殄滅。唯恐其不盡。夫到陽則君子之道也。陛下今日固進君子矣。然扶持保祐。願陛下加意焉。陰邪。小人之道也。陛下今日固退小人矣。然消除殄滅。願陛下致力焉。如此。則天下常泰而不否矣。臣竊聞將下詔書。條列事目。慰安奸邪之人。今後更置而不問。在聖度含洪則善。然使奸邪之人。有以增氣。臣謂此詔不頒。願下。恐天下之人。適是有以窺陛下。臣愚不肖。荷陛

下威惠之遇。今日有所懷。不敢不竭盡於旒屨之前。願陛下磨新時  
賜追寤前詔。更不頒行。臣愚不勝奉

右正言王覲上奏曰。臣伏聞近者朝廷以放黜一二大奸。十數巨黨。  
恐人情不安。將下詔書以安之。又將戒言事官。凡臣寮舊惡不得復  
言。臣固未詳其虛實。誠出於此。臣恐四方有識之士。輕議朝廷也。其  
狀於今日三日投進訖。臣今又聞詔書有言者。勿得彈劾。有司毋得  
施行之戒。竊以為過矣。夫為陛下之耳目者。言事官也。為陛下之股  
肱者。有司也。小人情偽萬狀。宿惡舊奸。初多隱伏。幸而叢露著見。則  
言事官論之。有司行之。然後小人不得大肆。而朝廷清明。陛下可以  
無為而治矣。蓋小人之宿惡舊奸。叢露著見。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  
言。有司束手而不得治。則小人肆行而無所憚矣。使小人肆行而無  
所憚。則欺君壞法。蠹民害物者。蜂起鱗集而爭奮矣。朝廷尚安得清

明。陛下尚安得無為而治哉。或言事官忠憤而違詔以舉職。有司疾  
惡而違詔以行法。則陛下之詔書乃成虛設。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  
亦不為無罪。又須按治。則綱紀紊亂。賢不肖混淆。而意外之憂。智者  
有所不能謀。賢者有所不能救。以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。而迭為盛  
衰者也。故在易。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。則為泰。小人道長。君子道消。則  
為否。夫否泰者。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。今朝廷優恤小人。而使言者  
勿復彈劾。有司毋得施行。是乃抑君子而長小人。歲月之間。邪黨漸  
勝。天下不幾於否乎。昔帝舜雖臨下以簡。海康以寬。孔子雖謂人而  
不仁。然之已甚亂也。亦未嘗閉箝言者之口。而使不得言小人之奸。  
廢有司之職。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。今陛下必欲下寬大之詔。以  
安羣小之情。則惟用開畧細故以論之可矣。何至壞朝廷之紀綱。使  
小人舊奸宿惡之叢露著見者。其事狀雖涉於罔上。然文一切不問。而

言者勿復彈劾。有司毋得施行。以為小人之資也。伏望聖慈審詳之。熟讀之。謹於出令。無為異日之患。天下幸甚。

貼黃。臣待罪諫官。專以論議政事。一職朝廷進賢退不肖。乃政事之大者也。凡論人之賢不肖。須以素履及已試之事驗之。方可信據。孔子曰。吾於人也。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。其有所試矣。雖譽之。猶當以其已試之事。况彈劾哉。然則今日以往。奉詔之後。若論及臣寮之素履及其已試之事。則不犯詔禁者少矣。奉詔愈謹。則諫官御史愈成虛設。故臣知詔書中言者勿復彈劾。有司毋得施行之語。尤不可以宣示中外也。

貼黃。借如臣寮或處權要。今日以前。嘗以罔上之罪。今日以後。方乃獲露。論罪則可錄。論詔則不可言。居言責者。守詔而不言。則坐視侍從權要之地。有罔上之人。將為天下之大患。違詔而進

說。則不惟廢朝廷之詔令。而又將得違詔之罪。進退猶豫而不能決。則遂至於天下雷同。而奸凶得志矣。陛下如何處之。言事官每月論列。動觸權貴之怒。豈若不言之安。但不敢輒為身謀。以誤陛下而已。深恐詔令輕出之後。不可追改。竊聞詔書今尚未下。惟聖慈詳酌。

二年。刑部侍郎范百祿上奏曰。臣竊以堯舜大典。罪疑惟輕。至周之時。刑疑則從罰。罰疑則從赦。漢詔獄疑者讞。有司不能決。下廷尉。令赦所謂刑名疑慮者。蓋本乎此。書稱宥過無大。周官以三刺三宥。三宥之法。求民情。斷民中。而施上服下服之罪。原情定辟。莫有以生之。不得已焉。然後刑殺令殺。所謂情理可憫者。亦出乎此。祖宗立法。以此為輕重賞罰之權。以此為人主好生之惠。但令有司審謹。罪罰必當。不長貸凶暴當誅之人。則為善矣。故熙寧敕云。如非疑慮。可憫而輒

奏者免駁勘。此正合於漢詔所謂有合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之意。至元豐則已刪去上件與免駁勘之文。中間雖曾申明。然數意終是未備。至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則云。不得一槩將舊例貸配。仍委三省點檢。如有不當。許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。本部自承准著令已來。每擬斷大辟。固不敢一槩用例貸配。然官吏上下自非明恕不惑。鮮不顧避點檢畏懼奏勘。故罪案條法雖在疑處。可憫之間。稍不灼然明白。則徃徃入重。不憚論殺以苟逭一時之責。燕不任看詳得中間疑慮可憫者。屢以批退。故從依斷。以此比之。已前年分大辟論殺分數為多。仍訪聞比來在外諸州知有此約束。亦頗承望風旨不敢奏讞死刑。臣愚以為上件著令雖革得徃時用例破條之弊。不失有罪之人。深恐行之積年。將見其間罪人必有當輕而重者不少矣。甚違寧失不經之義。殆非朝廷好生之惠。謹具錄熙寧元豐敕

并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條。及元豐六年以後。并自降去年敕條指揮後來十箇月斷貸過大辟分數繳連進呈。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。下有司覆詳。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條貫。參用熙寧元豐敕意。重別刪脩立法。庶使平國之刑。協于中正。天下幸甚。

四年。戶部侍郎蘇轍論侯儻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。充填疏曰。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滑州韋城縣百姓侯儻少欠酒務課利等錢。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。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。仍許納錢收贖。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。仍免差人監催。餘人不得援例。臣竊以民間欠負。合催合放。皆有條法。上下共守。凡有寬貸。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。然後施行。未有如侯儻之比。直自朝廷批下聖旨。更不問條法可否。一面行下。仍令眾人不得援例者。本部官吏皆竊疑恠。不敢奉行。深恐此令一行。應干欠負之家。皆懷不平之意。已具狀

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。臣今竊聞侯儻係皇太妃親戚。二聖篤於恩愛。特為降此指揮。踈賤之臣。不當更有論奏。庶臣職在右曹。專掌坊場法度。祖宗條約。當與天下共之。不宜以官禁之。私輒有撓敗。臣恐此門一啓。宮中遞相扳援。其漸可畏。臣若失職不舉。其罪大矣。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。動循禮法。外廷雖踈。未聞有過差之事。今侯儻所欠。不過萬數千緡耳。若以私親之故。出捐金帛。以濟其急。下足以存骨肉之恩。上足以全祖宗之法。天下傳誦。無復間言。公法既完。國勢增重。其於太妃盛惠。亦非小補也。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。欲乞追還前命。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。干冒鈇鉞。俯伏待罪。

御史中丞李常論內降乞有司執奏。疏曰。臣愚不佞。熙寧中常預編中書條例。伏見仁宗皇帝屢詔中書。欲令內降三省執奏。及未得便令行下。如此之類。指揮不一。臣方是時竊怪詔旨重複如此。細詳仁宗聖意。蓋為非時內降。必有不得已而出者。正賴臣寮執持覆奏。以拒止之也。又竊見杜衍為宰相。凡內降積至十數。連封而面還之。仁宗嘗謂諫官歐陽脩曰。外人只知杜衍封還內降。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。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。多於所封還也。其助我多矣。伏以大皇太后陛下。皇帝陛下。臨御以來。內降恩澤。幾於屏絕。一以至公待天下。未嘗以私恩加親黨。內外臣庶之所共知。而歌詠矣。近日李倬乞買白地事。臣竊料陛下以白地為小事。或不得已而許之。事無小大。孰為得已。要在有司執守法度。如杜衍之事。仁宗可也。臣是以謂過人以恩者。人主之事也。守法盡公者。人臣之事也。人主之恩。有不得已而降旨。臣下可不守法度而執奏耶。買白地事。曾不聞反覆執奏而遽行之。曾不根究為何地而遂不省察也。今據僧人所陳。乃

有墳墓及竹木園菜圃。李俤妄以為白地。同當深治。凡今後可不務於懲止。我伏望聖慈特詔有司。應內降並須反覆執奏。或理當奉行。必先取索圖備。詳究可否。於詔條無害。於物情無妨。乃得行下。如此則人主之息自舍。而臣下獨當執守之責矣。

五年。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。疏曰。臣聞在昔帝王之設號出令也。必因時而施宜。視俗而興化。時朴野則濟之以文。俗彫而則示之以質。隨變所適。使民宜之。故能久於其道。而天下化成。質之損益。百世可知也。國家刻五季之弊。續有唐之緒。累聖創制。或革或因。其道粲然。於是大備。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。事多因循。雖有改作之志。故開廣言路。整緝治綱。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為。臺閣之務無所不舉。然而事目浸廣。法令之繁。陛下臨御之初。深知其故。推原先志。稍加裁損。數年之間。講明脩至。而法令之繁。尚未盡革。何

以言之。先皇帝改定官制。本欲憲章百王。歸於簡要。而奉行之際。羣臣不能究宣上旨。各務便其。事有未詳。更復立法。積久不已。遂致滋彰。故今日之弊。良由闕防。傷於太密。而畫一傷於太煩。則難於通融。蓋省臺寺監。萬務所萃。置長立貳。承之以僚屬。所以裁廢事務。助成至治也。而官不任職。每事之條。事務日新。欲以有司之文。而盡天下之務。雖使具陶制法。蕭何遺律。勢不能通。况百司所職。條目不同。而一司之間。又有細務。或通於此。而爽於彼。故有求之人。不能悉曉。遂至紛爭。或經臺省投牒披訴。文移往復。虛煩取會。其可行者百無一二。徒長奔競。無益風教。夫闕防審則有司執文。重疊問難。小或違戾。遽格而不行。使有求者抑塞。而不舒。妄訴者牽制。而不斷。近者陛下特軫宸衷。將革其弊。故丁酉詔書。分命近臣。抽索文案。看詳點檢。內有拘文害事。不近人情者。許并元條刪改。詔意如此。可謂察見事情。

大慰羣望。然而行移彌月。取索甚多。比至定奪上省。竟以有礙也。降不能盡如詔書之意。誠由閩防太密之所致耳。拘礙如此。亦可以謂之弊矣。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。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。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。通行取索。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。仍召集諸司官吏。使之反復詰問。看詳定奪。可刑者刪之。可改有改之。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。務使簡易。使便於施用。其餘令式所不能者。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。大事則稟於朝廷。簿書期會悉付衆僚。催督結絕。若官司措置失當。及徇私廢公。致有赴訴。並委臺察糾案。如得實狀。其當職官吏。必第書罰。有涉欺妄。亦行懲責。如母則臺闕規模有宏遠之致。朝廷法度。循簡易之規矣。

八年。尚書右丞梁燾上奏曰。陛下必欲命令堅明。莫若謹於更張。審於施設。無以淺事輒廢遠慮。無以辯言輕動成法。蓋條法頻改。則人

情感而不安。命令二三。則主威玩而不重。凡造令立事。必先謀於大臣。使之講究。雖大臣以為是。亦未可也。又行於百官。使之合議。須群臣皆以為是。議論詳熟。曲盡人情而不疑也。然後可以行之。一更而不可復變。必使中外上下謹守敬信。如日星之粲然可仰也。書曰。教乃攸司。謹乃出令。令出惟行。弗惟反。謂作命所以示信於天下。必謹之於初。既行而不可改也。又曰。慮善以動。動惟嚴時。謂不善不時者。不可輕舉也。

紹聖三年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論救勝當取信天下。劄子曰。臣伏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。責降呂大防等。救勝節文云。至於射利之徒。脅肩成市。蓋從申啟。俾革回邪。推予不忍之仁。開爾自新之路。除已行責降外。其餘一切不問議者。亦勿復言。當是之時。朝命初下。萬口一聲。歡呼鼓舞。歌頌聖君含垢。溥博如天。包容如地。不以一眚廢人。此



威惠之事也。天下人心恬然安之。近者竊見汪洙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。錄黃行下。錄元祐所獻文字得罪。則前件教榜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。殆成虛文。將何以取信天下。傳曰。王言如絲。其出如綸。王言如綸。其出如縷。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。况夫揭榜朝堂。遍牒中外。明示臣庶。俾懷後革自新之心。行之未幾。今乃錄下洙等得罪之由。又如此。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。有傷國體。伏望睿旨。檢會前件教榜。宣示大臣。自今已始。同共遵守。庶使人無反側之心。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惠。

次升又乞罷編元祐章疏。奏曰。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勅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。未見施行。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寮章疏。仍厚賞以告藏匿。採之輿議。實有未安。須至再瀆天聽。臣嘗讀史觀漢光武誅王郎。收文書。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。光武不省。會諸將軍

燒之曰。令反側子自安。當時以此遂定天下。後世書之以為美談。共惟陛下即政之初。詔令天下言事。親政以來。揭榜許其自新。是必光武安反側之意。今又張官置局。吹毛求疵。考人一言之失。致於有過之地。是前之詔令。乃所以誤天下也。後之勅榜。又所以誑天下也。命令如此。何以示信於人乎。昔成王與邾虞戲。削桐葉為珪。以與邾虞曰。以此封若。史佚請擇日立邾虞。王曰。吾與之戲耳。史佚曰。天子無戲言。於是封邾虞於唐。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。以王言惟行。弗惟反尔。矧今御史臺榜示朝堂。進奏院遍牒天下。惟患人之不知。非特戲言而已。戲言尚踐而行之。豈有明揭榜示曉諭。臣庶可反之乎。伏望聖慈。念光武安反側之言。思成王削桐之封。所有編排章疏。指揮乞行寢罷。

哲宗時。中書舍人范純仁論朱宿梁二不當貸命。上奏曰。門下省送

到奏案朱宿為殺親舅梁二為殺妻父錄黃二道。本省元奏依法已得御寶畫可。今却准門下省批到奉聖旨送中書省取旨。朱宿梁二各特貸命決脊杖二十。刺面配沙門島收管。今來本省合依聖旨取旨。又錄却已有貸配逐人沙門島指揮。即不是中書省進擬。本省未敢行下。合行覆奏。及有難貸情理具畫一下項。

一。凡人投鼠猶或忌器。豈有殺舅不顧母憂。今母之兄弟可殺。則父之兄弟固亦無難。觀朱宿犯上之情。必有一致。母不能安室之事。其舅見而迴避。必是諳其所為。尚猶尋逐持杖擊其腦而殺之。不惟全無渭陽之情。必異夫七子自責之意。及無敬親不敢慢人之心。此事雖不可以盡責愚人。然朝廷亦當示好惡。風教以全民之天性。今乃特貸其死以示優恩。甚非用中化民之道。

一。據律節文。祖父母父母為人毆擊而子孫即毆擊之至死者。並依常律。然則古人立法。豈不知救父母為可貸。蓋不欲使民專殺而亂治也。今非毆而止。拽其衣袖。便敢擊折足脛而殺之。乃得貸死。全與人情法意相遠。在於凡人猶可。況於妻父尤難。屈法門下。省以謂梁二固宜處死。以其能忘妻父之愛。情理為然。可憫。臣以謂天下之治本於人倫。人倫之先本於夫婦。伉儷敵體。其合以義。所以古人刑于寡妻。不敢失於臣妾妻子。故得人之歡心。以事其親。今使男子殺其妻之父。易若鷄犬。則或婦人為其父母而殺其夫。及夫之父母。之皆合為可憫。

一。親屬相犯。於國家風教不便。父子兄弟夫婦各有典常。其情各頂萬厚。今夫婦相殺。骨肉相殘。比陛下即位之初。歲歲有增。今數已過倍。若不稍示禁約。則將來此類更多。何由使朝廷致比屋可封之

治

一。刑罰平當。則下無冤人。或有幽冤。必傷天地之和氣。古者匹夫  
銜冤。六月降霜。所以朝廷深戒官吏。明慎用刑。恐有冤也。今乃  
縱百姓專殺平人。特貸其死。使死者怨憤不雪。致干陰陽之和。  
為水旱之災。延于億兆。臣職居調燮。不敢不盡其言。凡今檢到  
斷例。與臣所陳情犯義理不同。雖有近似者。是當時偶有失  
當。難為准用。若更添今未二人貸死之例。則今後如此行充之  
人。鮮有可正典刑者。

一。朝廷緩一死刑。須當有所勸沮。不可無名曲貸。使有罪獲免。無  
罪銜冤。今特貸此二人。使天下不知所謂。是欲使今後人子皆  
得如此。為父母而殺人耶。又欲勸夫婦之間。息義當薄耶。但見  
不卹死者之冤。而寬兇惡之人耳。於風教人情。皆為未便。緣臣

今所開陳。非止為正二人刑名。蓋有前項所繫風教利害。朝廷  
好惡。及為冤氣。致災之本。所以須至執奏。自來朝廷命令。或有  
舍人繳奏。或門下省封駁。若道理別無不當。即蒙聖旨。令依元  
降指揮。其朱宿梁二款。依本旨。已得指揮。

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。臣等伏見朝廷差安燾知樞密院。給事中  
以為不當。駁正封還。陛下未信其言。遂不送本官書讀施行。臣等竊  
為朝廷惜之。夫安燾之才不才。差除之當與否。自有天下之公論。臣  
皆置而未議。所惜者朝廷之法度耳。且三省之設。事相表裏。勢相始  
終。凡命令之出。先自中書省。一人宣之。一人奉之。一人行之。次曰門  
下省。一人讀之。一人省之。一人審之。苟有未當。則許駁正。然後由尚  
書省。交付施行。統綱程式。其密如此。蓋以出命令而尊國體也。或關  
其一。則於制勅。不為完文。中外難以取信。近日除呂公著為門下侍

郎不由本者而下。給事中范純仁力辯其事是也。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。惟守法度而已。况當陛下諒闇之日。簾聽之時。正宜謹守法度。不可毫釐差失。今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行。乃是封駁一職。遂為虛設。制勅不完。命令不重。而法度不存矣。糾封授官恐漸於此。臣等所以為朝廷深惜也。臣等竊度聖意必謂已行之命難於追改。且失序遷則是一舉而兩失矣。為安燾者豈可受不完之制勅而履具瞻之地哉。莫若因其辭免。寢罷新命。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。而法度不廢也。况朝廷差除因臣下辭免。或臺諫論奏而罷與改者多矣。豈得於燾獨不改。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。別降指揮施行。

陶又乞應赦文赦大官司不施行者。許民庶實封論奏。疏曰。臣竊以國家軍布赦令與民休息。若雷霆之震驚。雨露之潤澤。窮幽極遠。皆

欲使之生成。庶遂而無一夫不獲之嘆。然而四方萬里之廣。監司郡縣或非其人。不能深體朝廷德意。往往廢格詔令。沮止惠澤。大抵上通之則下塞。上與之則下奪。所以民間逋負多不蠲放。漢許之令遂為虛文。嗟痛之聲聞于治世。頃年瀘州用兵之後。民力凋耗。曲赦放稅。苗時中妄有奏請。加意斂替。近日明堂禮成。天施浩蕩。大蠲逋欠。蒲宗閔不恤困窮。公為抑遏。細民既無告訴。朝廷何由聞知。昔唐文宗開元肆赦。放釋逋負。宰相鄭覃李石恐奸吏不能奉行。乞內置一本以時觀覽。蓋亦深防沮遏之弊。向者英宗皇帝郊祀降赦。欠負非侵盜者皆除放。而詳定所謂須十分納及三分方以赦除。錢明遠以為言。英皇即詔如赦令盡除之。乃知有司之吝非今日矣。聖主重民。固宜深察。臣愚伏請特降睿旨。明詔中外。應赦文赦大官司不為施行者。許民庶實封聞奏。所屬不得留滯。庶使刻薄之吏少知警畏。焦

俸之民盡象惠養

陶又奏乞早降私使役人條法事。疏曰：臣竊以人之情偽無窮，而國家之法有限。以有限之法，令防無窮之情偽，則固不能周盡。及其契稅而生，則必曲折委細，事為之制而濟之。庶幾詳密備具，行之可久。理勢宜如此也。昔嘉祐之差役務，從寬厚而條禁太畧。貪吏猾胥，率農夫之在官，而銳意侵漁，害端百出。人甚苦之。至熙寧之免役止，令出錢官為雇募。凡所謂侵漁於農夫者，一切有禁。毫釐不敢違縱。然而有司歛入過重，民間錢貨遂至之絕。陛下深恤元元，復行差法以救其弊。因時設施，一出仁厚。天下幸矣。臣愚以謂法不相煩，則惠有未至。既以嘉祐之制差之，而不以熙寧之令禁之，則雖無近年出錢之勞，復有昔日應役之害。今推行差法，將及一年，其約束條貫猶未頒下。四方郡縣，愚夫俗吏，意謂朝廷務行寬大之政，既許差役，則

其他細故，不復檢察。坐視怨者，已萌貪心。委使將迎，動涉侵擾。若不早立憲度，力行禁約，則農民漸見受弊。伏請申命有司，嚴責期限，不候諸路役帳齊足，疾速裁定。使役人條制，先次頒行，以完差役之法。右正言劉安世論命，今觀易疏曰：臣嘗考載籍，以推先王之遺道。雖禮樂刑政，號為治具，而所以行之者，特在於命令而已。昔之善觀人之國者，不視其勢之盛衰，而先察其令之弛張。未論其政之醇醜，而先審其令之繁簡。惟其慮之既熟，謀之已臧，發之不妄，而持以必行。則堅如金石，信如四時。敷天之下，莫不傾耳承聽。聳動厥服。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。書曰：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，弗作反。易曰：匪其大號，傳曰：令重則君尊。又曰：國之安危，在出令。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。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，速不過一二歲，近或春月而已。甚者朝行而夕改，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，獨除者。吏不知所守，民不

知所從。求其弊原。蓋由講議未精。思慮未審。人情有所未盡。事理有所未通。或牽於好惡之私。或溺於迎合之說。是非無所辨。取舍無所宗。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。方平居無事之時。輕慢多變之如此。緩急有事之際。何以取信於人。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。謹為今日之慮。至於法度之廢置。政事之因革。必使大臣公心協謀。博極利病。廣覽詳擇。務當義理。更其所可更。則不嫌於遠俗。守其所可守。則無憚於襲故。申教門下。無使徒為審讀。以應故事。其有措置失當。前後謬戾者。必舉封駁之職。庶幾詔令清簡。吏民信服。事可久行。不致反汗。

丁薦奏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。疏曰。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。密相傳報。驚動中外之聽。或虛稱朝廷升黜。臣寮或妄言臺諫官非意。彈斥百官。或文致奸言。以厚誣近臣。或造為惡名。以玷辱多士。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。其實出於被罪。或落之人。私挾喜怒。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。互為聲援。上則欲惑亂君臣。以成疑。似之禍。下則欲離間同心。轉相猜忌。以隳久天之業。此其用意。豈淺哉。不可不察也。昔唐穆宗之時。有八關十六子之說。為後世譏笑。今二聖居上。區別善惡。進賢退不肖。元首股肱。夙夜孜孜。勵精求治。惟恐不及。非有穆宗之時。八關十六子之事。而奸倖者猶能巧作飛語。公然喧播。自京師以達四方。扇搖流俗。為害不細。不於此時痛行禁止。則恐浸以成俗。傷薄風化。臣切憂之。伏願陛下特降睿旨。下御史臺體訪其王名。附之吏議。置于典法。以消讒邪。橫逆之黨。天下幸甚。

徽宗時。中書舍人曾肇論內降指揮不可直付有司。疏曰。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。更張政事。除民疾苦。開廣言路。收拔滯淹。每

一政令之出。內外無不驩呼相慶。以至未明求衣。辨色臨朝。躬親聽斷。夙夜不懈。推今日欲治之心。為之不已。太平之功。指日可待。然臣竊有所見。不敢緘嘿。臣待罪右省。伏觀內中時有批降指揮。除付三省樞密院外。亦有直付有司者。雖陛下睿明。必無過舉。然付之事體。終有未安。蓋帝王勅令。不可輕出。必經中書參議。門下審駁。乃付尚書省施行。不經三省施行者。自昔謂之斜封墨勅。非盛世之事。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。其意在此。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。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。更不直付有司。以正國體。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。亦須將前後敕令相參。審度可否。然後行下。不可但務急速奉行。以為稱職。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。陛下委以平章政事之人。其任非輕。不同胥吏。但以奉行文書為事。帝王勅令。務要簡大。若夫立法輕重。委由關防。皆有司之職。非人主之務。書曰。文王周政。兼于庶言。庶獄庶慎。惟有司之牧夫。蓋謂此也。至於內外臣寮。干求內降。息澤。侵紊綱紀。增長僥倖。以陛下明聖。必不容許。臣亦不復以為言。更願陛下戒之謹之。嚴行杜絕。無使小人乘間得入。天下幸甚。

肇為翰林學士。乞下詔禁絕。干求內降。疏曰。臣伏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。屢下詔書約束臣下。干求內降。令中書樞密院如內降與臣寮遷官及差遣者。並具條執奏。以聞。推劾干請之人。明正其罪。下御史臺閣門榜諭。仍著為法。皇祐二年。因祀明堂肆赦。嘗諭輔臣曰。此有貴戚近習。賞緣請託。以圖內降。雖頗抑絕。然未免時有侵撓。可於敕文中禁止之。庶澄清宿弊。示信天下。時輔臣對以載之。敕條恐未盡聖意。乃別為手詔。與敕書同降。蓋仁宗之仁如天。於人之欲。有不能遠。然一切徇情。則侵紊紀綱。虧損刑政。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

奏人主致息人臣守義。王下維持。互相儆戒。又令推劾干請之人。明正其罪。則人自不敢因緣請託。故一時朝廷號令肅清。間有干請之人。輒為諫官所劾。仁宗雖有不忍人之心。而終不至於優柔。奉制者。其術蓋出於此也。恭惟陛下天姿寬仁。正身率下。論者謂有仁宗之惠。天寬則無所不容。仁則有所不忍。臣愚竊慮內外之人。因此有干祈。陛下雖正身于上。而迫於請禱。無以却之。執政大臣。又或不能一一執奏。日積一日。則侵紊紀綱。虧損刑政。其為禍患。有不可勝言者矣。臣愚伏願陛下監觀仁宗所以防制左右。杜絕恩倖之意。特下詔書。戒飭內外之人。不得干求內降。如有內降。旨揮非憲章所存者。令執政大臣具條執奏。推劾干請之人。明正其罪。仍責諫官御史。當加覺察。勝諭朝堂。著之于法。使內外明知聖意所在。如此。則聖治日新。無敢欺政。小人安於私室。請謁不行於公家。以成陛下寬仁

之惠。以稱陛下正身率下之意。垂之萬世。貽訓子孫。豈惟天下之幸。實社稷無疆之福也。惟陛下裁擇

右正言任伯雨上奏曰。臣聞外議皆言近日內降頗多。下至僧人。恩澤。開封府大理寺所勘公事。往往有揮釋放。此言虛實。雖未可必。萬一果有而陛下不知。則九重深遠。詐傳敕命。俯仰之間。所繫不輕。若止因左右懇求。陛下寬仁不得已。重違其意。則干亂政刑。此風不可滋長。且鴻都賣爵。墨敕斜封。皆出漢唐季世。不可不戒。仁宗慶曆亦嘗有之。宰相杜衍不肯奉行。每積至數十。即面繳納。仁宗嘗謂侍臣曰。外人祇知杜衍封還內降。不知朕以衍不肯而拒之者。過於封還也。又嘗內降開封府吏扈玉遷職一等。尚美人遣內侍韓從禮傳教旨。免工人市籍。府判龐籍奏其事。仁宗立命杖韓從禮。詔今後內降無得輒受。以此觀之。所司守法。自當執奏。臣伏願陛下降臣劄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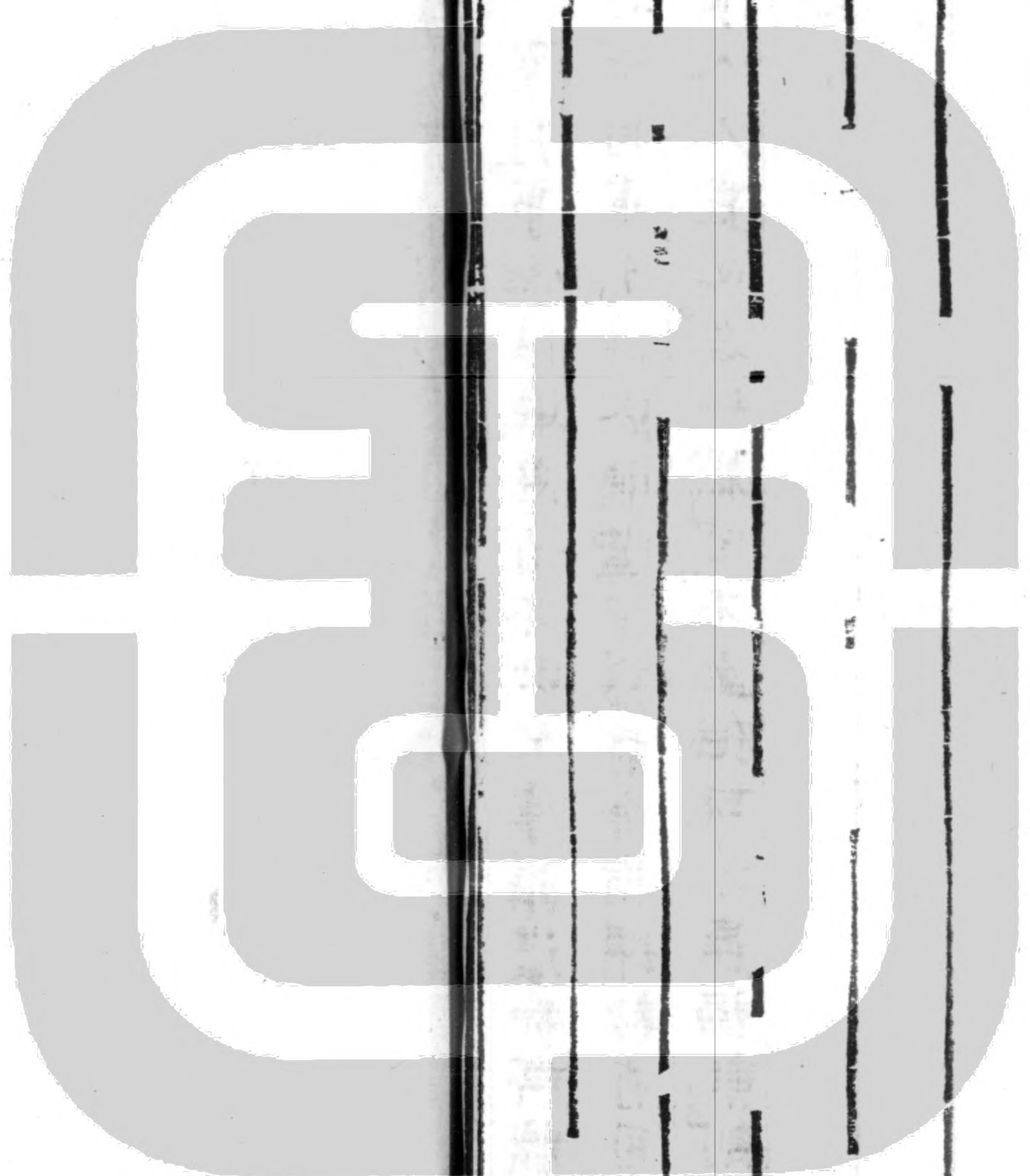
付三省密院旨揮所屬去處。今後內降無得輒受。此亦仁宗皇帝故事。如此則僥倖干求庶幾息矣。

伯雨又上奏曰。臣風聞內苑作工匠盜所結真珠。事啓有旨更不得治。監官醫官院人力懷刃為盜。捕獲有旨不得問。經由門戶。中外聞之。莫不推解駭歎。頓足寒心。皆謂陛下誤以為小事。竊以監官之設。本為監臨主守。司閹之設。本為機察出入。今珠璣至貴之物。失至數萬疋。夫挾刃入數重門。如涉無人之境。皆非小事。不止因循。延一切赦之。後來更有犯者。陛下不赦之。則罪同罰異。人人皆怨。陛下又赦之。則事事廢法。紀綱遂壞。雖有監官司閹。將何用也。且宮禁之門。法最嚴密。周官小宰治官禁之法。獨有大刑。在律亦宮禁之法為最重。蓋聖人立法之意。防慮幾微。謹備不測。以嚴衛一人。今陛下多愛不忍。幾於姑息。廢萬世之成憲。棄祖宗之大法。紀綱不立。左右侍恩。廢

弛。積日累月。事體陵遲。忽有不測之虞。誰復知所職守。陛下豈不為宗廟社稷自重乎。臣伏願陛下罷前降指揮。勅有司依法律推治。干繫所貴。人人盡心。各知職守。不至弛玩。以產禍亂。則宗廟之休。社稷之福也。

卷之三十三

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.



正德